



3-10-1966

Published by **BARISAN SOSIALIS**,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25660

正確對待當前 左翼內部思想分歧

〔編者按：本文是依據黨中委在中宣主持主講會上的演講內容而寫的。〕

目前，馬來亞左翼運動內部，正在展開一場轟轟烈烈的思想鬥爭。這是一場真反帝路線與假反帝路線的鬥爭，是廣大幹部與群眾所堅持的正確路線與一小撮人士有意散播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之間的鬥爭。這場鬥爭，正在日益全面和深入的展開；廣大的幹部和群眾在這場鬥爭中，辨別是非，提高了思想認識和理論水平；左翼的團結更鞏固了，鬥爭隊伍更富有戰鬥力了。

然而，那些堅持錯誤路線的人士，不願服從事實和真理，繼續頑固到底。他們說，目前左翼內部的分歧，不是什麼正確鬥爭路線與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分歧，而是一些人的態度不好、作風有問題、作法不對引起的，有些甚至說，這場分歧是「正確鬥爭路線與“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的分歧。

到底是不是如他們所說的那樣呢？事實和實踐是最好的見證人，只要我們聯繫實際，研究事實，對比事實，他們那一套見不得人的謬論，也就不能迷惑我們。相反的，只能當為反面教員，使我們更清楚地看穿右傾機會主義者的醜惡面目。

甲、分歧表現在那些問題上？

現在，就讓我們重溫一下歷史，回憶一下到底是在那些重大問題上產生分歧；回憶一下堅持正確意見的廣大同志與少數散播錯誤路線者，在這些重大問題上各持着怎樣的立場和觀點。

(一) 「國民服役登記」問題

左翼內部思想分歧的表面化，首先突出地表現在「國民登記」問題上。當時，一些同志認為應該杯葛反動政權所提出來的「國民登記」，另一些人則認為應該「有原則接受登記」。雙方面的主要論據如下：

1. 主張「有原則登記」者認為這只是關係到鬥爭的方法問題，他們說「只要我們反對“國民登記”，暴露“國民登記”，我們就已站穩反帝立場，而在行動上杯葛不杯葛，只是方法問題而已，表面上看起來是言行不一，實際上則是矛盾的統一。」

然而，主張杯葛「登記」的同志，認為帝國主義者及反動派提出「國民登記」，目的就是要搜羅炮灰，來支撐「大馬」及鎮壓北加里曼丹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因此，左翼若要站穩反殖反帝反「大馬」的立場，就必須堅持反對「國民登記」，號召群眾杯葛之。這是關係到立場和原則問題，不論在什麼藉口下，

提出接受「登記」，在客觀上都是起着協助反動派的作用。

2. 但是，主張「有原則接受“登記”」者反對號召「杯葛」，他們認為，「群眾跟不上杯葛的號召，在反動政權的恐嚇威脅下，大部分的群眾將會因害怕坐牢和被罰款而去“登記”，結果號召杯葛只能使左翼脫離群眾。」

不贊同此「論點」的同志們認為，這是不信任群眾的表現。我們的號召是否會脫離群眾，主要關鍵是在於這項號召是否是維護群眾的利益，是否合情合理，如果是合情合理的行動，則左翼應該起先鋒作用，通過各種方法引導群眾起來鬥爭，而不是做群眾的尾巴，坐着等待他們覺悟。

3. 反對杯葛“登記”者，認為這項號召將使反動派振振有詞地鎮壓左派，封團體和逮捕左翼人士，到時左翼領導將出現「真空狀態」，鬥爭將面對更不利的處境。

然而，主張杯葛“登記”的同志認為，只要左翼的鬥爭威脅到反動派的統治基礎，反動派就必然採取暴力鎮壓行動；反動派的鎮壓是隨時隨地都存在的，而左翼一向就是在突破反動派鎮壓的鬥爭中發展壯大。如果是害怕鎮壓而不敢維護群眾利益或堅持原則，則左翼運動最後只有向敵人妥協而已。

4. 當時，主張「有原則接受“登記”」的人還認為，聯合邦的左翼政黨沒有杯葛“登記”，如果我們杯葛的話，不只是沒有聯合其他地區的左翼，而且是「孤軍作戰」，「太突出」而使反動派容易對付。

對於這點，另一些同志認為聯合聯合邦的左翼起來共同鬥爭是必要的，但不是犧牲原則來遷就不正確的「決定」，如果聯合邦左翼號召去“登記”，我們就應該指出其錯誤，並堅持原則帶動他們起來鬥爭；應該發揮星洲的積極作用去影響聯合邦的左翼及群眾。

5. 在鬥爭的階段性問題上，主張「有原則“登記”」的人說，最好是等到徵兵階段才來杯葛，因為那時群眾面對生死關頭，他們就容易接受抵制的行動。

不同意此「論據」的同志認為，如果論鬥爭的影響範圍及其效果，應該是在「登記」階段號召杯葛，因為受「登記」影響的青年有十多萬，而在徵兵時期內，反動派則是分批徵招訓練，容易採取個別擊破。因此，左翼運動應該在影響範圍最大的情況下，號召杯葛，而非等到徵兵時才來號召抵制。

經過了幾個月長時間的討論，堅持「有原則登記」者依然不願改變其錯誤的主張，而且大力貫徹錯誤

的主張，甚至以「代表大會」的脫離原則的「大多數」來強硬推行錯誤的路綫；在這種情況下，便發生了李紹祖等同志的退黨事件。退黨事件發生後，隨着時局的變化，以及大批不願接受登記的事實，過去堅持錯誤意見的同志，發現了自己已在原則上犯了嚴重錯誤，結果使以公開承認錯誤的負責任作法，糾正錯誤，而重新達致黨內團結。不過，仍有一部分人不願承認錯誤，他們說，當時只是「執行上的偏差」而已，他們對黨內大部分同志公開承認錯誤，向左翼運動及群眾負責任的作法，大不以為然。

(一) 「退出“大馬”」口號

富社陣檢討了「國民服役登記」問題，而達致黨內團結的時刻，某些工會的領導人，也在這時提出了星洲「退出“大馬”」的口號。對於這一口號，左翼認為它違反了人民的利益、符合帝國主義胃口；而正確的口號應該是聯合全馬人民，共同粉碎“大馬”，趕走帝國主義者及代理人，並爭取實現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

1. 那些提出「退出“大馬”」口號的人，認為這是一項「解散“大馬”」的策略，他們以為星洲「退出“大馬”」將可以使「大馬」殘缺不全，並可以鼓舞聯合邦及北加里曼丹人民的反「大馬」鬥爭，使「大馬」早日被解散。

我們認為，「退出“大馬”」並不能「解散“大馬”」，更談不上粉碎「大馬」。帝國主義者可以搞「合而治之」，當然也可以搞「分而治之」。

2. 他們還說，「退出“大馬”」的口號很能吸引群眾起來鬥爭。星洲人民受「大馬」的災難最深，痛恨「大馬」的情緒很高，因此，如果左翼以「退出“大馬”」為口號，就「能引導群眾起來鬥爭」。

正確引導群眾的情緒，使人民朝向正確的方向展開鬥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們認為，星洲群眾不滿「大馬」的情緒高是一個事實，然而，左翼運動必須正確引導他們，發揮他們的積極性，聯合全馬人民起來粉碎「大馬」，這才是正確的作法，才能引導鬥爭走向勝利。否則，錯誤地引導群眾「退出“大馬”」，使他們走向符合帝國主義胃口，不能解決生活痛苦的途徑，不單將給鬥爭帶來損失，還將在反動派安排「退出“大馬”」後，民生痛苦無法解決、民主權利遭受剝奪、殖民統治依然存在的處境中，使群眾對左翼的領導失去信心。

3. 提出「退出“大馬”」口號的人還認為，星洲「退出“大馬”」後，可以爭取更大的「自主權」；我們認為，星洲「退出“大馬”」並不能帶給人民更大的「自主權」，人民依然要受帝國主義者及反動派的剝削和統治，帝國主義及反動派決不會自動讓人民有民主自由權利的。

4. 那些堅持錯誤口號的人，還這樣說：即使反動派要安排星洲「退出“大馬”」，左翼也不一定就不能提出同樣的口號；他們說，左翼若「先聲奪人」、「搶先一步」地提出，將來反動派果真安排「退出“大馬”」，群眾也會認為是左翼鬥爭的成果。

對於這種論調，沒有一個左翼人士能夠苟同；其實它就是一種對敵人存在幻想的表現，以為反動派也會做出一些對人民有利的事情，以為安排星洲「退出“大馬”」也會對人民的鬥爭有好處。反動派的措施，都是為了它的統治利益的，左翼怎能替它美化，甚至為它「鋪平道路」呢？這樣做難道不正好符合帝國主義的口胃嗎？

這一誤導性的口號，由「工團秘書處」在一九六五年工團慶祝三八節紀念特刊上首先提出，並在那些有意散播錯誤路綫人士的全力推動下，以各種的手段大力貫徹到幹部甚至群眾中去。在此口號提出前，左

翼領導曾多次與「工團秘書處」負責人會談，指出此口號的謬誤及危害性，促彼等勿提出之；但是，「工團秘書處」却不顧此勸告，「拋棄原先所許下之「不發表此口號」的諾言，而將之公開提了出來。在這種情況下，社陣領導便在「陣綫報」上發表評論，對此，那些有意散播錯誤路綫者曾在廠商會訊上發表文章，避開正題地攻擊社陣領導的「態度不好」，而對此口號的正確與否却一字不題。過後「工團秘書處」同志發現了此口號的錯誤，同意糾正此錯誤，但是，他們却在準備發表聲明的五一前夕，被警方逮捕了。而那些有意散播錯誤路綫者，則繼續沿着謬誤的道路滑下去。

(二) 新加坡假「獨立」

正如左翼所預測的，反動派為了扭轉人民粉碎「大馬」的鬥爭矛頭，及緩和反動集團之間的矛盾，於一九六五年八月九日安排了星洲「退出“大馬”」而假「獨立」。這時，左翼領導不接受此假「獨立」並堅決暴露之；然而，那些主張星洲「退出“大馬”」者，一面「後悔」沒有在較早時大力將「退出」口號廣泛宣傳，另一面則對星洲的假「獨立」大表「歡迎」（雖然他們也說此「獨立不完整」），同時，還指責左翼領導沒有和群眾「共呼吸」。那些有意散播錯誤路綫者的論點是什麼呢？

1. 他們認為，星洲的「退出“大馬”」，是「反“大馬”」鬥爭的重大進展，是人民鬥爭的成果，因此，「在這點意義上，值得歡迎」。我們認為，反動派安排星洲「退出“大馬”」，一方面是因為人民粉碎“大馬”的鬥爭日益壯大，反動派不得不作出此安排，另一方面是為了緩延“大馬”更快徹底崩潰，因此，這項安排並非人民所要的，它根本不是人民的鬥爭目標。所以，我們絕不能以「成果」來粉飾此反動安排，更不能藉口什麼「意義」而去「歡迎」它。

2. 那些認為應該接受星洲假「獨立」的人還說，承認不承認星洲「獨立」是不重要的事，因為左翼目前還不是一個政府；承認也好不承認也好，反正「重要的是展開反對反動派的鬥爭」。

這種把頭埋在沙堆里的作法，絕不是負責任左翼領導們所應效仿者。我們若要引導群眾起來鬥爭，就必須先明確鬥爭目標，並向群眾清楚指出，否則，我們不單是自己茫無頭緒，沒有通向勝利的正確方向和路綫，而群眾也無法被我們帶動起來，或被帶進死角而使鬥爭遭受各種損失。那些有意散播錯誤路綫者，所謂的承認不承認星洲「獨立」不重要，其實是有意地接受反動派所安排的假「獨立」。

3. 認為新加坡假「獨立」應受到「歡迎」的人士，還說星洲「退出“大馬”」使左翼「朝向戰略目標更進一步」，使「大馬」更快瓦解；我們則認為帝國主義者及反動派所安排的星洲「退出“大馬”」，基本上是要避免「大馬」的更早崩潰的，分化人民鬥爭的步驟，因此，我們不能以所謂「朝向戰略目標」來自欺欺人。

(四) 爭取「新加坡單獨獨立」

由於在新加坡假「獨立」問題上觀點的不同，隨後在鬥爭目標上便又產生新的分歧。我們認為，反動派安排的假「獨立」，是「分而治之」的手段，是阻撓我們粉碎「大馬」和實現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而那些有意散播錯誤路綫者，却認為新加坡的「獨立」只是「不完整」而已，因此，應該在新的局面底下，「爭取新加坡單獨獨立」，在條件成熟時，才與聯合邦合併。讓我們針對他們的主要「論點」，加以駁斥：

1. 他們說，儘管星洲「獨立」是假的，但已是

一個「既成的事實」，不承認這個「既成事實」是不對的；必須承認這一「事實」，並在新的局面下，「提出符合群眾情緒」的口號來。

說穿了，這就是要人民接受反動派安排的「事實」的行徑。難道美帝及蔣介石賣國賊鼠居台灣，自稱「中華民國」的「事實」，中國人民也要承認它嗎？中國人民根本不承認「中華民國」這一所謂「事實」，他們把台灣當為中國不可分割領土的一部分，而蔣介石匪幫只不過是勾結美帝統治台灣的傀儡政權而已。

2. 為了掩蓋他們的謬誤，他們說什麼「爭取新加坡單獨獨立」是一項「策略」，以便「更好地引導群眾起來鬥爭」，「而更快地實現星馬統一」；我們指出，「爭取新加坡單獨獨立」，是違背馬來亞人民一貫鬥爭目標——爭取真正獨立統一民主馬來亞的另一項「目標」來的，它的作用即在於符合反動派分隔全馬人民鬥爭的需要，在於阻撓全馬人民共同鬥爭以更快地達到勝利。它將使我們不能更好地做到城鄉人民鬥爭相結合、工農群眾大團結，並且方便反動派進行民族分隔——製造一個「華人佔多數的星洲」與「馬來人佔多數的聯合邦」的「對抗」，從而使人民爭取祖國真正獨立統一的鬥爭更難推展。

3. 那些主張「爭取星洲單獨獨立」者，為了替他們破了產的主張裝門面，抬出了各種不成理由的藉口，說什麼「新加坡與聯合邦各有自己的暴力機關」，說什麼「星洲人民可以爭取到星洲更大的自主權」。

其實，星洲與聯合邦雖然各有傀儡政權，但是帝國主義者及反動派却是一致地、統一指揮地鎮壓星洲及聯合邦的人民。作為馬來亞一個大城市的星洲，是不能脫離整個國家而自行宣佈獨立的，正如台灣不能脫離中國而獨立一樣。另一方面，單靠星洲也是不能取得真正的獨立，即使取得了也是不能鞏固，容易被摧毀的，只有聯合了全馬人民來共同奮鬥，爭取全馬人民的獨立解放，才是正確的作法。

4. 當「爭取新加坡單獨獨立」的主張不被左翼所接受，而廣泛幹部加以批判的時候，那些有意散播錯誤路線者，便以「左翼過去也提出爭取星洲獨立口號」來堵塞，企圖製造混亂。總的來說，「爭取新加坡單獨獨立」的概念是錯誤的。然而，過去左翼並沒有以「爭取新加坡單獨獨立」為口號，過去的提到「爭取新加坡獨立」，主要乃是在於阻撓「大馬」的成立，及「爭取憲制進展」；其次在當時反動派未完全堵塞「議會民主」途徑的情況下，左翼對「議會」是存在着不切實際的幻想。但是，在今天，那些人却是在反動派大搞「分治」，強要人民接受假「獨立」的情況下提出此口號。因此，其效果完全不同。那些人無視不同歷史條件，企圖以過去左翼人士提出的「建議」來掩蓋他們今日錯誤的「主張」的行為，是見不得人的。

(五) 統一戰綫

那些有意散播錯誤路線者，還引用統一戰綫的名堂，大搞其投降和機會主義的勾當。他們不只在理論上強調什麼「全民團結」，而且在行動上搞出了「勞工黨與進步黨聯合陣綫」，同時散播「行動黨會爬回人民隊伍中來」的謬論。他們在統一戰綫問題上的論點是什麼？其錯誤在那里呢？

1. 他們說，「只要不反對我們的人，我們都可以和他們搞統戰」，他們引用這一句話，來影射社陣沒有在芳林補選時與王永元搞統戰是錯誤和「關門主義」的。那些搞機會主義「大雜燴」的人，經常指堅持原則的社陣是「孤家寡人」，「趕走可以團結的對象」。

事實上，我們一向就致力於搞好反帝民族統一戰綫。但是，反帝民族統一戰綫必須基於反帝反殖的立

場，這是最低的綱領，否則，搞出來的「統一戰綫」就不能推進鬥爭，反而是違反原則和誤導鬥爭。對於那些沒有反帝反殖立場的政客，我們最多只能與他們在某些問題上，採取一致的行動，而且也必須在這些行動上，堅持主動地位，暴露這些政客的軟弱和投機性，只有這樣，才能協助群眾看清問題。如果像王永元及進步黨等機會主義政客和政黨，曾被左翼無情暴露，而根本沒有改變其投機立場者，左翼怎能與他們搞統戰？這豈不是自相矛盾，使群眾看不清問題？反帝鬥爭不與反對機會主義者的鬥爭結合起來，鬥爭就必然走向歧途！

2. 那些與親「大馬」的進步黨大搞「聯合陣綫」的人，還說什麼「馬來亞的特殊環境，使左翼不能先搞好工農聯盟才來團結其他的人士，因此，必須先與城市的小資產階級結成半穩固的暫時聯盟……」，否則就是「死板板、不靈活」。

我們從來不反對在民族民主階段中團結城市區的小資產階級及民族資產階級，但是，這必須不是主觀上放棄工農聯盟，更不是為了「聯合而聯合」，去團結那些城市區的反動機會主義者。實際上，那些散播錯誤路線的人是怎樣子搞的呢？他們一來是強調工農聯盟已經行不通，主觀上拋棄了工農聯盟的原則；另一方面則又是與那些機會主義者勾勾搭搭。因此，他們的所謂「靈活」和「不死板」，其實都是違反左翼所應遵循的基本原則的。

3. 那些大搞「勞工黨進步黨聯合陣綫」的人，並沒有向機會主義者鬥爭，相反的，機會主義者却是利用此「聯合陣綫」來向他們「鬥爭」。吉隆坡三八反美遊行示威，就是明顯的例子，進步黨的頭子會對勞工黨下層干部的反美正義行動大表不滿，要勞工黨上層加以約束，對於這個問題，勞工黨上層不是採取暴露進步黨反動本質的作法，而是表現妥協。

目前，那些迷戀於機會主義「聯合」的人，還在大肆耍弄筆墨，大談什麼「高級綱領」與「低級綱領」，按照他們的說法，統一戰綫不一定要以反帝反「大馬」為基礎，而可以用反增稅、反不合理法令為「低級綱領」搞「統戰」。對於這樣一個問題，我們說，反帝反「大馬」是目前左翼鬥爭的最低綱領，社會主義革命是高級的綱領，而不是什麼反增稅……是低級綱領。如果不是從反帝反「大馬」立場出發，來引導鬥爭朝向打倒帝國主義者及反動派，那麼，這些反增稅、反獨裁「鬥爭」，就是沒有目標的，欺騙性的。李光耀集團不也會喊過要反增稅嗎？我們是否可以依據那些人的「理論」，與之聯合呢？當然是不可能的。

(六) 抵制「國會」和補選

在帝國主義者及反動派安排新加坡「退出“大馬”」而假「獨立」後，社陣抵制假「新加坡獨立」的「國會」，一面暴露新加坡的假「獨立」本質，另一方面也暴露「議會民主」的真面目。但是，那些有意散播錯誤路線的人，不僅沒有支持，而且暗中對這項鬥爭做各種打擊和阻撓。他們認為：

1. 社陣抵制「國會」是沒有利用「憲制鬥爭」的條件，沒有利用「議會」來教育群眾。他們說，只要憲制鬥爭條件依然存在，我們就應繼續進行憲制鬥爭；因此，只要「議會」存在的一天，我們就應利用「議會」一天。

其實，作為從事憲制鬥爭的政黨，社陣一直就在進行憲制鬥爭，儘管憲制鬥爭的途徑已一一被反動派堵塞，但是我們依然通過展開憲制鬥爭來教育組織群眾。不過，我們是要正確地展開憲制鬥爭，而不是搞符合反動派胃口、「議會迷」的「憲制鬥爭」。憲制

鬥爭包括議會內的鬥爭和議會外的群眾鬥爭。因此抵制國會並不是放棄憲制鬥爭，何況抵制「議會」本身也是議會鬥爭的積極形式之一。

至於是否有利用「議會」來教育群眾的問題，我們認為，「議會」是有局限性的，是反動派抬出來欺騙群眾的，因此，我們參與議會鬥爭，只能是通過它來教育群眾，並通過實際的經驗，教育群眾了解議會的欺騙性，從而更好地引導議會外的群眾鬥爭。到目前為止，反動派已通過各種各樣的法西斯手段，對付反對黨。「議會」已成為反動派的樹膠印，它不僅不讓反對黨利用，反而是被反動派利用來掩蓋其法西斯統治；在這種情況下，反對黨只有堅決地採取「抵制」的行動，才能暴露「議會」的本質、提高群眾的覺悟並促進整個反帝鬥爭。我們必須了解，「議會」既然是反動派抬出來的，當然它們就要利用它，因此，在我們利用「議會」的時候，就必須根據具體的條件和情況估計其效果，而不是一味的不顧實際情況的死抱不放。

2. 那些反對抵制「國會」的人還說，抵制了「國會」又能作些什麼呢？他們說目前群眾對「議會」還有所寄望，因此，如果不出席「國會」，就會使我們脫離群眾，我們就更難在「議會」外展開鬥爭。

我們認為，經過了幾次「選舉」的經驗，群眾基本上已經對反動派所耍弄的「選舉」把戲失去信心，群眾已看穿反動派的「選舉」乃「包吃」的假「選舉」；同時，他們也看穿了「國會」實際上並不能改善他們的生活，並不能表達他們的心聲。因此，我們抵制「國會」及「選舉」，進一步展開「議會」外的群眾鬥爭，群眾是可以接受得來的。即使在反動派的「強迫投票」規定下，群眾被迫去投票，他們也是不會對它存有任何幻想的。至於「議會」外群眾鬥爭一時未能蓬勃展開的問題，這是由於反動派的鎮壓及我們過去太重視「議會」，以及左翼目前的內部分歧及一些人破壞團結所致。因此，不能以一時群眾還不能廣泛參與群眾鬥爭為「理由」，來否定抵制「國會」及「選舉」的積極意義。那些有意散播錯誤路線的人，不願把工作放在議會外的組織和教育群眾上，而却以群眾還不能廣泛參與鬥爭（其實群眾對幾次的遊行是抱着同情和支持的態度的），來反對抵制「國會」及「補選」的正確行動。

(七) 五一大會提案

今年的「五一大會」問題，是左翼內部思想鬥爭尖銳化的表現。那些有意散播錯誤路線的人，不顧其他兄弟工團的意見，不通過協商來達到一致，堅持要接受反動派政權的條件，召開了分裂性的大會；更嚴重的是，在大會上，那些有意散播錯誤路線者以轉彎抹角的方式，塞進了違背馬來亞人民一貫鬥爭目標的提案。提案除了貫徹和強調「新加坡」的概念之外，更強調要「星馬兩地人民，各自展開打倒帝國主義反動政權的鬥爭來爭取更大民族民主權利。」這是赤裸裸地要星洲人民接受帝國主義「分而治之」的事實，並展開「爭取星洲單獨獨立」的「鬥爭」。

左翼運動不能接受這種篡改馬來亞人民一貫鬥爭目標的行徑，我們要求「五一籌委會」及時檢討並糾正錯誤，然而，「籌委會」中的部份人士，至今仍然堅持錯誤到底而且進行各種搗亂。

乙、必須用怎樣的觀點 來看待這些分歧？

左翼內部的分歧，已在上述的重大問題上明顯地表現出來了。到底這些分歧的性質是怎樣的呢？是否只是如一些人所說的「看法不同」而已？

(一) 分歧的特徵

首先，我們看出，分歧都是產生在一些關係重大、影響左翼鬥爭前途的政策問題上，這些分歧都是原則性的分歧，而不是「處理方法上的不同」。「退出「大馬」」與粉碎「大馬」、抵制「國會」與繼續參加「國會」、「爭取星洲單獨獨立」還是爭取真正獨立統一的馬來亞，都是截然不同的兩種主張，兩種不同的鬥爭道路。它們將導致完全不同的效果，一個是使鬥爭走入死角和失敗，一個是使鬥爭走向勝利的光明大道。

其次，這些重大問題上的分歧，都是互相聯系、延續發展的。那些主張「退出「大馬」」的人，在新加坡被安排假「獨立」後，對之大表歡迎，並進而提出了「爭取星洲單獨獨立」；他們的主張是連貫的、發展的（當然是朝向逐漸被暴露、被孤立、被唾棄的末路「發展」）。而他們反對抵制「國會」與補選，也是與他們的接受星洲「獨立」為既成事實（他們說不能因假「獨立」而「杯葛一切」）、反對抵制「國民服役登記」相關連的。

那些人所持的論點，也是一脈相承、前後呼應的。譬如，他們說群眾跟不上抵制「國民登記」，也說群眾跟不上抵制「國會」，還說馬來群眾很難搞，工農聯盟行不通，這些論點都是相同的。譬如在統一戰綫問題上，他們說應該先與城市區小資產階級搞半穩固聯盟，而在星洲「退出「大馬」」後，他們更說「行動黨可能爬回人民中來」等，這也是互相聯系着的。又譬如他們說「退出「大馬」」是「解散「大馬」」的一項「策略」，也說「爭取新加坡單獨獨立」是爭取獨立統一馬來亞的「策略」。他們強調搞「勞進兩黨聯合陣綫」是發揮了搞統戰的「靈活性」，也同時在社陣不承認星洲「獨立」問題上，指責社陣「不靈活」、「不與群眾共呼吸」。這些不勝枚舉的例子，說明了那些有意散播錯誤路線的人士，在每個問題上所拿出來的論點，都是導源於同一的思潮，旨在灌輸一條錯誤的路綫。

第三，那些有意散播錯誤路線的人，不僅在重大的原則問題上，提出誤導性的主張，而且通過他們所控制的政黨支部和某些工會，大力將其主張貫徹給幹部，甚至不理左翼負責人及幹部的批評與勸說，蓄意地將之廣泛宣傳，企圖誤導群眾。

(二) 以聯系和發展的觀點看待分歧

因此，如果我們以發展的、聯系的觀點，來看待左翼內部的分歧，我們就很容易發現到，這分歧並不是一些人所說的「單純意見不同」或「處理不好」而引起的，實際上它是鬥爭路線的分歧。那些有意散播錯誤路線的人，是用錯誤思想為指引，提出一連串的錯誤政治主張，他們堅持了一條錯誤的政治路線；同時，他們還組織人手，貫徹錯誤的政治路線，企圖將它化為「鬥爭」（實為投降妥協）行動，來對抗左翼的正確鬥爭，因此，他們還有一條組織與行動的路綫。他們既然有政治路線，又有組織與行動路線，顯然的，他們就是在推行一條「鬥爭路線」。所以，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左翼內部的分歧，是鬥爭路線上的分歧，而我們可以肯定，如果那些堅持錯誤「鬥爭路線」的人不痛改前非，糾正錯誤，他們就仍然會在今後的重大問題上，提出與左翼不同的錯誤主張來。

(三) 鬥爭路線分歧

鬥爭路線牽涉到立場、原則方法和目標。因此，鑑定一條鬥爭路線的正確與否，就要看它是否符合左

翼運動的立場、原則和目標。在民族民主的革命階段里，只有站穩反帝立場、堅持民族民主革命的鬥爭原則、並堅持爭取實現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的目標，方是正確的鬥爭路線。

如果我們以上述的準則來判斷的話，我們就能清楚地發現，那些所謂目前分歧是「正確鬥爭路線與“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的分歧」是站不住腳的、荒謬的。實際上，這項分歧是正確鬥爭路線與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分歧。那些有意散播錯誤路線的人，站不穩反帝立場，他們對帝國主義傀儡李光耀集團大送秋波，說應接受「大馬」及假「獨立」為既成事實；他們沒有堅持左翼在民族民主運動中的一貫原則，拋棄工農聯盟、大搞機會主義的聯合陣綫、迷戀於「議會」、不放手搞群眾鬥爭；在鬥爭目標上，他們提出了與馬來亞人民一貫鬥爭目標相違背的所謂「爭取星洲單獨獨立」。這些例子，都在在說明了他們的「鬥爭路線」是違背了左翼運動的立場、原則和目標，因此，它們才是錯誤的和背叛的。

顯然的，那些有意散播錯誤路線的人所堅持的「鬥爭路線」是一條投降妥協、不敢鬥爭的路綫。它是一條道道地地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

為了更好地揭穿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醜惡面目，讓我們將它們的一般特點及表現，詳述於下：

丙、右傾機會主義的表現及特徵

幾年來的事實，給我們提供了暴露右傾機會主義的活生生例子，使我們能更好地聯繫實踐，來清楚地認識右傾機會主義是什麼東西。這裡，我們分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組織方面與行動方面，來論述右傾機會主義：

(一) 在思想

1. 右傾機會主義者，在思想上害怕敵人，不敢在戰略上藐視敵人，以為敵人是非常強大而不可侵犯的。在這種思想的誤導下，他們片面地以「敵強我弱」「穩紮穩打」「保存力量」來掩蓋他們不敢與敵人針鋒相對的本質。在「登記」問題上其表現是如此，在抵制「國會」的問題上是如此，在反美遊行問題上也是如此。他們說，如果展開鬥爭，「組織就會被封」、「領袖就會被捕」、「鬥爭就更困難」等等。

然而，我們很清楚地知道，如果沒有藐視敵人的思想，就談不上敢與敵人展開鬥爭。事實證明，敵人是可以被打倒，而且也一定會被打倒的。國外的例子是如此，我國人民鬥爭的經驗也是如此，幾次的遊行示威，並沒有帶來左翼運動的損失，相反地，却提高了群眾的政治覺悟，鍛鍊了廣大幹部。

2. 右傾機會主義者還患上不信任群眾的嚴重毛病。他們不相信群眾是能夠被帶動起來鬥爭的，不相信群眾有無窮的力量，不相信他們可以自己解放自己。於是，他們拚命地強調群眾跟不了杯葛「登記」及抵制「國會」的鬥爭，說什麼左翼如果展開抵制鬥爭就會脫離群眾。

此外，他們還鄙視馬來農民群眾，他們片面地強調「馬來農民的工作很難搞、馬來農民覺悟太低、很難被帶動」，又說什麼「馬來亞的特殊情況證明了先搞工農聯盟後其他，是行不通的」。他們還說，「進步黨有很多下層群眾，它提出的“爭取華文為官方語文”受到很多華人群眾的支持，因此，應該與它搞統戰。」顯然的，右傾機會主義者是瞎了眼睛。更有條件被我們團結和引導起來鬥爭的，應該是深受剝削和壓迫的馬來群眾，而不是那些代表權貴及資本家的幸尼華沙甘之流。農民群眾才是我們的可靠盟友，而不

是進步黨的投機分子。

在不信任群眾可以自己解放自己的思想指導下，他們也片面地提出了「星洲是小資產階級佔多數、中間大兩頭尖的橄欖形社會」。這種「階級分析法」，結果只能導致「星洲的群眾不可能響應群眾鬥爭」的錯誤結論。這樣的分析法不止不正確，而且基本上是反動派的分析。我們應看出，在馬來亞（包括星洲），工農群眾是佔全人口的絕大部份，就以星洲來說，受剝削受壓迫的階級包括工農、小資產階級及民族資本家，仍佔大多數，因此，他們是能夠起來鬥爭，起來推倒少數剝削與壓迫他們的帝國主義者及反動派的。

3. 右傾機會主義者還否定思想矛盾，不敢進行思想鬥爭，他們非常害怕左翼內部有原則的思想鬥爭會暴露他們原來的面目和本質。他們說這是「把左翼內部的情況暴露給敵人知道」，因此，他們抬出了所謂「共同對敵」、「等歷史來證明誰是誰非就好了，何必爭得臉紅耳赤？」更糟的是，他們還誣蔑左翼運動所進行的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和有利於左翼運動的整風運動，他們說這是「不對敵，只對內」的鬥爭，說「左翼整風了，剩下幾個人去華都牙也拘留營吃風」，說這是「冒失的作法」等等。

誰都知道，事物的發展，就是因為有矛盾、有鬥爭所致。人要不斷進行思想鬥爭，才能革除舊思想、確立新思想，才能不斷進步。因此，左翼內部有原則的思想鬥爭，正是使左翼永遠朝向正確途徑發展的可靠保證。右傾機會主義的出現，混亂了鬥爭隊伍，模糊了群眾的視線，只有斗倒斗臭右傾機會主義，左翼才能出現思想團結，使隊伍更向前邁進一步。因此，容納右傾機會主義才是對左翼不利和對敵人有利的，是敵人所喜歡的。而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剷除自由散漫作風，才是對敵人不利的。空談「共同對敵」，只有混亂自己的陣腳而已。那些害怕思想鬥爭的人，往往就是因為自己存有錯誤的思想，有思想矛盾而又不願暴露它、解決它，結果思想包袱一大堆，永遠不能正確地搞好工作，更談不上正確地指導鬥爭。

4. 右傾機會主義者在思想方法上，反映了反動及剝削階級的唯心和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右傾機會主義者主觀片面地看問題，採取靜止而非發展的觀點來看待事物。他們主觀地幻想新加坡「退出“大馬”」就可以「解散“大馬”」、就可以爭得更大自主權、甚至爭取到真正獨立；他們片面地強調「低潮」，認為「敵人鎮壓就帶來低潮」；他們片面地強調對鬥爭不利的因素而看不到對鬥爭有利的因素；在看待群眾力量的發展問題方面，他們採取靜止的觀點、片面強調「保存力量」而不是通過鬥爭來發展群眾力量。在參與「議會」鬥爭問題上，他們也是採取靜止而非發展的觀點，他們一味強調非要「利用議會條件」不可，而沒有根據具體歷史條件，來衡量參與或不參與「議會」對鬥爭所起的作用和影響。

5. 此外，右傾機會主義者還在思想上，不敢面對真理，他們不敢把本質的問題拿到桌面上來，而是採取避重就輕、模稜兩可的手法來對待問題。譬如，在有關「退出“大馬”」口號問題上，當左翼政黨提出正確分析和批評時，他們不是就事論事地討論，而是採取對左翼政黨負責人進行無原則人身攻擊的作法。當星洲被安排「退出“大馬”」時，他們心要歡迎而又不敢公然歡迎，結果便在文字上要功夫，以模稜兩可的「在……意義上值得歡迎」來模糊群眾的視線同樣的在五一提案中，他們要貫徹「爭取新加坡單獨獨立」的路綫，却不敢公然提出（怕被暴露），而以轉彎抹角的方式，塞進了所謂「兩地人民各自爭取更大民族民主權利」的條文，企圖以「爭取民族民主權利」的字眼來欺騙群眾，掩蓋他們的目的和企圖。尤其

違反原則的是，他們往往在無法以理服人，而面目被暴露的時候，以林清祥同志的名字為擋箭牌，不負責任地將自己的意見強加在獄內同志的頭上，以為這樣，別人就無言以對，非接受他們的錯誤意見不可。他們的這種做法，正是他們思想上不敢面對真理的具體表現。

(二) 在政治上

1. 右傾機會主義者在政治上的最明顯特點，就是沒有站穩反帝立場。他們對帝國主義者及反動派存在着很大的幻想，甚至淪於替反動派美化、否定階級鬥爭的地步。

參與反帝愛國鬥爭的左翼人士，必須把帝國主義者及其代理人，當成敵人而狠狠加以打擊，必須把民族民主運動，看成是受壓迫與受剝削階級對帝國主義及反動派的針鋒相對的階級鬥爭。但是，那些右傾機會主義者，却不斷散播所謂「行動黨可能爬回群眾中來」的謬論，使人民對鬥爭對象產生模糊。他們還在「退出“大馬”」口號問題上，說什麼「如果反動派要安排退出“大馬”，我們也可以搶先一步」，這種主張，其實，就是等於說「反動派也會做出對人民有利的事情來」，等於在美化帝國主義者。

他們在主張接受「大馬」為「既成事實」、主張「有原則登記」等問題上，都表現出違背反帝立場的事實。此外，他們還這麼說，「如果行動黨有作出一些有利於人民的事，我們應該加以支持。」顯然的，這是對行動黨還存有幻想，以為它會作出一些對人民有利的事情來。我們都知道，行動黨的所作所為，都是在於鞏固其反動統治，為帝國主義效勞的，它的改良欺騙，也都是為了延續其統治壽命的。因此，我們應該是暴露改良欺騙無法解決人民生活貧困的事實，而不是替它掩飾、為它美化甚至支持它。

2. 在不信任群眾的思想指引下，右傾機會主義者在政治上非常強調「議會鬥爭」。他們認為「議會鬥爭」不能放棄，甚至還以反動派所搞出來的「選舉結果」，來衡量鬥爭的成績和前途。他們不把鬥爭的發展，放在艱苦的群眾工作上，沒有認真、切實地在「議會」外組織、教育群眾並引導他們起來鬥爭。他們說，「抵制“議會”，群眾工作更難做」，而沒有看到目前群眾工作搞得不好，正是過去太過迷戀「議會」，不敢大力放手搞群眾鬥爭所致。

3. 右傾機會主義者雖然也口講要鬥爭，但是，却往往不願突出政治，不在實際行動上搞好政治教育。他們往往強調經濟鬥爭，而忽略了政治鬥爭。他們指責社陣「沒有做好福利工作，整天強調政治」；當然，我們的群眾工作還做得不很够，我們必須搞好福利工作，但是，如果要正確進行鬥爭，就必須以政治為統帥，以正確政策為指導，只有這樣，才能在經濟鬥爭中，在福利工作中做好思想教育，才有可能將鬥爭提升到政治鬥爭。否則，只能是盲目的，或是引入歧途的搞經濟鬥爭和福利工作。同樣的，在對待業務與政治問題上，也必須是業務服從政治，政治指導業務。

4. 右傾機會主義者為了掩蓋他們的投機和投降本質，搬用了「靈活性」、「策略」等等名堂來搪塞。但是，他們的「靈活性」是違反左翼原則的「靈活」，他們的「策略」是拋棄或篡改戰略目標的「策略」。例如他們在統一戰綫問題上的「靈活性」，其實就是拋棄工農聯盟原則的「靈活」，在抵制「國民登記」問題上，他們的「靈活」說穿了也就是逃跑、投降的「靈活」；他們也說「敢於鬥爭、善於鬥爭」，但在實際行動上，却是以「善於鬥爭」為藉口來掩蓋他們不敢鬥爭的事實。另一方面，他們所強調的「退出“大馬”」及「爭取星洲單獨獨立」的「策略」，

都是違背了馬來亞人民一貫鬥爭目標的「策略」。

(三) 組織上

右傾機會主義者還在組織方面，大搞分裂與宗派，他們正是道道地地的宗派主義者與分裂主義者。對於這一指責，他們非常吃不消，他們一口否認也不敢承認他們有搞宗派及搞分裂，他們還說他們是主張「協商一致」和「共同對敵」的。但是，事實又是怎樣的呢？我們只要略舉一兩個例子，就足以揭示事情的真相。

在「退出“大馬”」口號問題上，那些有意散播錯誤路線的人，不理左翼負責同志的勸說，硬要將分化左翼運動的錯誤口號抬出來，他們不願協商一致抬出來之後，社陣不得不加以公開批評，但是他們却反而指責社陣沒有協商一致。又如在「聯合陣綫」問題上，是誰沒有先協商一致就抬了出來呢？正是那些右傾機會主義者。他們不只我行我素地提出不反殖不反「大馬」的「四點綱領」，而且還在實際行動上成立了勞進兩黨「聯合陣綫」，在這種情況下，左翼不得不公開加以批評，但是，他們反而指責這是不「協商一致」、「搞分裂」。同樣的，在五一大會問題上，他們也是拋棄了兄弟工團應協商一致的原則，而強行以虛偽的「大多數」來接受警方苛刻條件召開大會。

過去，那些右傾機會主義者還大事強調「工運的獨立性和自主性」。誰都知道工會在其範圍內的事務方面，有獨立性和自主性；但是在重大的政治問題上，在牽涉到整個群眾鬥爭的問題上，就必須與左翼政黨及團體進行協商。那些右傾機會主義者一面詆毀社陣不是工人階級的政黨，一面又強調工運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其用意就是企圖利用工會，來貫徹他們的錯誤政策和主張。其目的不是在搞宗派和分裂又是搞什麼？在援越抗美問題上，他們指責援越抗美委員會沒有代表性，他們不只發動成員參與援越抗美鬥爭，而且對援越抗美的工作進行破壞和打擊。在「十二支部事件中」，那些右傾機會主義者更是瘋狂地進行宗派和分裂活動，企圖拉垮社陣的正確領導。

(四) 在行動上

右傾機會主義者為了貫徹他們的錯誤路線，除了在組織內搞分裂和搞宗派之外，他們更在行動上抵制和對抗左翼的正確領導和工作。他們不賣黨報，抵制黨中央所召集的會議，抵制社陣杯葛「國會」與「補選」的宣傳訪問。

右傾機會主義者實際上是「言行不一」的，他們口喊要鬥爭，但在行動上却是投降妥協；他們口講要團結，實際行動上却是搞分裂。

右傾機會主義者除了自己不鬥爭外，更阻止別人鬥爭。譬如他們不參與遊行，也反對、壓制別人參與遊行，魏利皇等右傾機會主義者壓制霹州遊行鬥爭就是一例。

丁、所謂「反'左'傾」的論調

那些右傾機會主義者，在過去幾年來的事實中，赤裸裸地暴露了他們的真面目，他們越是搬理論，越是貫徹錯誤的路綫，就只有越暴露他們自己。左翼的正確鬥爭路綫，已在實踐中顯現其正確性，並將在日後的鬥爭中，繼續發展壯大。

然而，在廣泛左翼幹部認識了右傾機會主義的本質及其嚴重的危害性，並展開了堅決的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思想鬥爭的時刻，那些右傾機會主義者，也不得不表示他們「也反右傾」，同時，還提出了「要反對右傾也要反對“左”傾」的論調。到底他們的「反右

又反「左」的論調正確嗎？目前是否在左翼內部有出現「左」傾的錯誤？而他們的「反右又反「左」」的真正企圖是什麼？讓我們一一加以說明：

1. 事物的發展正是因為內部有矛盾有鬥爭的原故，思想的進步也正是由於我們不斷展開思想鬥爭，以正確的思想戰勝錯誤的思想所致。這就是正確看待事物的「一分為二」觀點。從這一正確觀點出發，我們應該看出，在任一個時期內的思想鬥爭，是來自於主要矛盾的兩方面的，而不可能在鬥爭時，有第三條路綫或「中立」的存在。歷史的經驗也証明了這一點，在思想鬥爭的過程中，在一個時期內只能出現兩條路綫的鬥爭，第三條路綫是沒有的。

2. 那些右傾機會主義者說要反對「左」傾，但是，是不是目前左翼內部有「左」傾路綫的出現呢？右傾機會主義者指不出在我國的左翼運動內，社陣及其他堅持正確路綫的同志，在那些問題上患上「左」傾並貫徹「左」傾錯誤路綫；相反的，那些被他們指責為錯誤的社陣的政策，都是正確無誤的。而他們的作法，則正好暴露他們是右傾機會主義。為了不讓他們模糊人民的視線，讓我們看看歷史上的「左」傾冒險主義的特點是怎樣的；我們就能更看清問題的真相。

歷史上的「左」傾冒險主義的特點和表現是怎麼樣的呢？(1)在思想上，「左」傾冒險主義者不只在戰略視敵人，而且在戰術上也不重視它。他們在戰略上正確地把反動派當成「紙老虎」，但卻沒有在戰術上把它當為「鐵老虎」。因此，不重視每一個具體鬥爭的效果，而導致鬥爭的失敗。此外，「左」傾冒險主義也在思想上不重視教育群眾，他們以為群眾有一天一定會看清問題，因此左翼只須把主張提出來而不必經過引導群眾起來鬥爭，不必經過鍛鍊和讓群眾有切身的體驗，群眾到頭來也是會接受的。因此，他們不重視點點滴滴的維護群眾利益的鬥爭。在思想方法上，「左」傾冒險主義犯上主觀、片面看問題的錯誤。他們往往只強調局部的作用，而忽視全局。

(2)在政治上，「左」傾冒險主義不重視策略，他們往往只看敵我的矛盾（主要矛盾），而否定敵我內部也有矛盾（次要矛盾）；同時，他們片面強調主觀上的作用，而忽略客觀的具體條件，而在時機不成熟時，發動決戰性的鬥爭。另一方面，「左」傾冒險主義者不顧革命的發展歷史階段，將民族民主革命當為社會主義革命來處理，片面地強調以工人為鬥爭力量，而忽視以工農為基礎，團結小資產階級及民族資本家中的反帝愛國人士。

(3)在組織上及行動上，「左」傾冒險主義所走的是宗派主義及分裂主義的路綫，他們無原則地不分輕重地打擊與自己不同意見的人，沒有從團結願望出發來糾正那些被誤導的人士。他們並沒有在組織上及行動上，遵循民主集中制及協商一致的原則。

堅持正確鬥爭路綫的左翼運動，是否有患上這些毛病呢？我們看到的是，堅持正確鬥爭路綫的社陣人民黨及廣泛的左翼幹部，不只在思想上敢於藐視反動派、敢於發動鬥爭，而且掌握善於鬥爭的原則，逐步地在維護群眾利益的大小鬥爭中，糾正缺點、發揚優點（這從幾次展開遊行的過程中可以看出）；並且充分掌握從全馬的觀點出發來考慮我國的鬥爭問題。我們也堅持民族民主解放鬥爭的特點，在現階段爭取實現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同時，對於那些犯上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思想者，我們不厭其煩地指出其錯誤，與他們進行必要的批評與協商。事實正是那些右傾機會主義者，一味堅持錯誤，破壞了民主集中制及協商一致的原則。

3. 顯然的，右傾機會主義者所抬出的「反右也反「左」」的論調，是誤導性的論調，他們企圖以「折衷主義」、「平均對待」的論調來模糊幹部們的視綫。更重要的，他們企圖是以此來掩蓋他們的右傾機

會主義本質。在右傾機會主義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今天，那些右傾機會主義者也不得不裝成反右傾的樣子，但是，他們的「反右」，只是停留在「理論」上反對歷史上的右傾機會主義，而不願也不敢反對他們本身的右傾思想。他們不是在進行自我的思想鬥爭，從而糾正錯誤，而是塗脂抹粉，企圖偽裝自己來繼續混淆和誤導整個鬥爭。

顯然的，他們的「反右也反「左」」實際上就是為了掩蓋其本身的醜惡面目的欺騙行徑。

戊、右傾機會主義的危害性

事情非常清楚，當前左翼內部的思想分歧，正是右傾機會主義泛濫的結果。右傾機會主義路綫，是一條機會主義的路綫，是改良主義的路綫，它不是在於逐步引導群眾走向打倒反動政權的正確道路，不是為最終打倒帝國主義及反動派準備條件，而是在帝國主義及反動派允許的範圍內兜圈子。這一條路綫，不僅不能引導鬥爭走向勝利，相反的，只能誤導鬥爭走向失敗。

右傾機會主義的泛濫，侵蝕着幹部及群眾的思想，使他們不敢參與鬥爭，使他們喪失了戰鬥的意志，解除了他們的思想武裝；最終發展的結果，就是使幹部看不清鬥爭前途，離開鬥爭隊伍，甚至叛變和出賣。

右傾機會主義的泛濫，還使組織內出現自由散漫和分裂的現象。右傾機會主義者灌輸不敢鬥爭、失敗投降與悲觀消極的思想，因此，造成部分幹部對工作失去熱情、一日應付一日和敷衍塞職的情況。在右傾機會主義者灌輸錯誤思想的同時，他們採取挑撥離間，捏造是非的手段，致使一些受誤導的幹部對左翼領導產生懷疑、失去信心；加上那些右傾機會主義者的拉攏，搞小集團和宗派，更使左翼內部的團結，受到嚴重的破壞。

因此，右傾機會主義對左翼內部的危害性，是非常嚴重的。它所起的作用，正是敵人想要達到而不能達到的摧毀左翼的作用。它使左翼在思想上完全解除武裝，使左翼在政治上淪為帝國主義及反動派的「搭擋」，使左翼內部出現不團結和分裂。因此，實際上，右傾機會主義是打着「左」的招牌，幹着反對左翼的可恥勾當，它的危害性，比敵人更大。在這種情況下，少數有意散播右傾機會主義路綫的人，實際上已淪為帝國主義及反動派的幫兇和代理人。

因此，左翼必須在思想上與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劃清界綫，在思想上必須嚴防右傾機會主義的腐蝕，徹底剷除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同時，還必須在組織上及行動上，與一小撮有意散播錯誤路綫並在行動上對抗左翼正確領導的敵人代理人劃清界綫，暴露他們、孤立他們。

己、右傾機會主義的根源

俗語說：「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因此，要剷除右傾機會主義，就必須了解右傾機會主義產生及泛濫的根源。

這里，我們分近因及遠因來分析這個問題：

(一)遠因 一切事物的發生，都不是偶然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泛濫也是如此。它的產生，是有社會、歷史、思想及敵人的滲透鼓動等潛伏因素的。

1) 社會根源

我們都生活在現實的社會中，受到社會上各種思想的影響。目前的社會是一個有階級之分、有階級鬥爭的社會；階級鬥爭除了政治上的鬥爭、經濟上的鬥爭外，還包括了思想意識形態的鬥爭。左翼隊伍

是目前社會的組成部份，它的成員來自社會的各階層，因此，在現社會中的各種意識形態，也必然會帶進左翼內部。我們經常說「左翼內部的思想鬥爭，是社會階級意識形態鬥爭在左翼內部的反映」，就是這個道理。

右傾機會主義的產生，與我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制度有着密切的關係。在目前的殖民地經濟制度之下，統治者及資產階級所散播的，是自私自利、剝削別人養肥自己、往上爬的思想毒素。同時，殖民統治者還通過它所控制的國家機器、宣傳機構，在政治上，為其虛偽的「議會民主」制度吹噓，企圖使人民以為「議會選舉」是有「民主」的；它灌輸人民遵循法律、不敢突破「神聖法律」的「Law-by-Law」思想。在軍事上，它以殘酷的暴力鎮壓，以軍隊、警察來鎮壓人民的鬥爭，企圖給人民有一種「鬥爭就是雞蛋碰石頭」的錯誤思想。統治者還在文化教育上，大力灌輸「奴才術」，使人民的民族意識及反抗意識完全解體，而代之以「好逸惡勞」、「追求個人享受」、「追求物質享受」的腐化思想。

由於有這樣的社會背景，恐懼敵人、不信任群眾力量、不敢鬥爭、投降妥協的右傾思想，便有它發展泛濫的「溫床」。

2) 歷史根源

右傾機會主義的泛濫，還與過去左翼對某些鬥爭問題態度有一定的關係。

殖民統治者抬出了欺騙性的「議會選舉」，而左翼在過去一段時間內，也通過「議會鬥爭」來教育群眾，但是由於太過強調議會內的鬥爭，以致忽視了議會外的群眾鬥爭，同時由於一九五九年英帝國主義者允許其代理人李光耀集團上台，一些幹部及群眾便對議會鬥爭產生了不切實的幻想，以為左翼可以通過議會鬥爭來奪取政權。這一錯誤思想的泛濫，還與國際工人運動所出現的逆流——強調經濟鬥爭、強調「和平過渡」有關係。思想是互相影響的，正如我們會受到資產階級思想意識的侵蝕一樣，生活在世界範圍內的我們，也受到國際工人運動思潮的影響。因此，把鬥爭的焦點放在「議會辯論」及「競選」上，就造成後來的不敢放手發動群眾鬥爭，造成以反動派的「選舉」結果來衡量鬥爭進展，也造成了在反動派堵塞民主途徑時錯誤地以為鬥爭就馬上出現了「低潮」，而反動派允許「大選」時就出現「高潮」的現象。這也就是右傾機會主義者非議左翼在目前抵制行動黨專用的「國會」的歷史因素。

由於太強調了「議會鬥爭」，因此也就出現在幹部政策上的「人才論」，為了贏得「競選」的勝利，就不得不擺出一副「陣容」來；對待幹部的培養方面，出現了沒有依據是否有改革社會的決心、是否有敢於鬥爭敢於吃苦的精神來衡量幹部的品質的壞現象。出現了後來在鬥爭和考驗面前一部分人士逃跑的右傾妥協現象。

另一方面，過去左翼太過強調了星洲方面的局部鬥爭。由於反動派的強行「分治」，造成了一些人把星洲的局部鬥爭當為全局來處理，而沒有強調馬來亞的概念。如果把着眼點只放在星洲，從星洲「憲制鬥爭」的情況來衡量整個鬥爭前途，就會在反動派假裝「民主」時，錯誤地片面強調可以在星洲奪取政權，而在反動派厲行法西斯統治時，就會看不到鬥爭前途並產生失敗投降的右傾思想。右傾機會主義的「退出“大馬”」、「爭取新加坡獨立」等口號之所以那麼容易模糊誤導一些人，也是與過去左翼把着眼點放在星洲的客觀歷史因素有關的。

3) 思想根源

由於左翼幹部來自各階層，我們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剝削階級、壓迫階級思想毒素的侵蝕，因此，雖然我們參與左翼的鬥爭隊伍，雖然有進步的思想，但是

，却因為每個人的思想改造工作深度不同，而造成在每個人思想腦海中的思想毒素濃厚程度也不同。經過了深刻思想鬥爭和思想改造的左翼幹部，具有工人階級的優秀品質，有大無畏的勇敢鬥爭精神和大公無私的思想，他們能夠自覺主動地參與鬥爭，並且還能帶引其他群眾一起鬥爭。然而，那些沒有經過尖銳思想鬥爭和深入思想改造的幹部，却仍然帶着濃厚的剝削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思想，他們還沒有確立全心全意為群眾服務、為鬥爭事業而犧牲一切的思想。有這些錯誤思想的幹部，可以在鬥爭比較順利發展時，跟着大伙兒一起搞，但是在鬥爭比較尖銳時，他們就不能面對驚濤駭浪，甚至消沉墮落、掉隊背叛。對於一般的幹部，情況是這樣子。

對於那些「應工作需要」，而竊居領導職位的思想不純分子，情況又是怎樣呢？在鬥爭局面順利時，他們可以賣力地幹，但是，一旦面對敵人瘋狂鎮壓，一旦他們本身面對逮捕坐牢的時候，他們就會抬出一套堂而皇之的「理論」，來為他們不敢鬥爭、背叛原則的行為辯護。於是，他們大肆散播右傾的論調，說什麼「不能鬥、鬥了團體就被封、領袖就會被抓……」等等、等等。

因此，左翼內部成員思想的不純，小資產階級及剝削階級思想的流毒沒有根除，沒有以工人階級的思想為主導，是右傾機會主義泛濫的思想根源。

右傾機會主義思想，是小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思想意識在左翼隊伍內的反映。

4) 敵人的滲透與鼓動

帝國主義及反動派，一向採取反革命的兩手來對付民族解放運動。它們一面進行武力鎮壓，逮捕封團體，破壞左翼的組織，削弱左翼的領導；另一面則以利誘威迫、恐嚇收買的手段，從內來軟化左翼的思想、瓦解左翼的組織。

敵人在鎮壓逮捕的同時，往往大力收買變節及軟腳份子，利用他們滲透進左翼內部，一方面作為「探子」，一方面則進行挑撥離間、分裂團結及造謠生事等勾當。在左翼政黨及團體的組織健全時這些敵人的滲透份子無多大作為，但是在敵人連環摧殘左翼運動的時刻、在敵人大肆制造白色恐怖的時候，這些滲透份子便到處興風作浪，挑撥離間，起着極大的破壞作用。他們在主子的指示下，到左翼內部來散播對敵人有利的右傾思想和大搞分裂活動。

敵人蓄意鼓動右傾機會主義思想是顯而易見的。例如在「大馬」成立前，為了挫折人們反「大馬」的信心，它通過國家宣傳機器，大肆叫囂「大馬來臨、勢所必然……」；在「大馬」強行成立後，又大肆指責左翼反「大馬」，說什麼反「大馬」就是「不效忠」、「就是「反國家」……等等，企圖使左翼放棄堅定反「大馬」立場。此外，它們還利用變節的政治被拘者，發表政治部草擬的聲明，攻擊社陣杯葛「國會」，讚揚行動黨的「國會民主」。另一方面，通過電台電視報章，威脅恐嚇群眾不得參與鬥爭，否則就是「嚴厲對付」等等。這一切，都是敵人散播鼓動右傾機會主義的具體表現。

(二) 近因

我們一路來都在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制度展開鬥爭，一路來我們都面對敵人的滲透和破壞，右傾機會主義泛濫的上述四點因素，是一路來就存在着的；但是，為什麼過去右傾機會主義沒有到處泛濫，而偏偏在最近四處漫延呢？顯然的，上述的四點因素，只是遠因、是潛伏着的因素而已，使右傾機會主義在目前泛濫，還有它的近因。

鬥爭尖銳化，劇烈化是右傾機會主義到處泛濫的近因。由於人民與帝國主義及反動派鬥爭的劇烈，那

些隱藏在左翼內部的假左翼份子，便暴露出來，他們應帝國主義及反動派的需要，大肆散播右傾的論調，提出錯誤的口號……協助帝國主義者軟化和欺騙人民。一些軟腳份子、思想不純份子便受到少數敵人代理人的影響，而投降妥協。因此，鬥爭的尖銳化，使左翼隊伍出現分化和改組，一少部份人的醜惡原形被暴露出來，而大多數堅持立場的同志則勇敢鬥爭下去。俗語說：「疾風知勁草」、「時窮節乃現」，正是這個道理。

歷史上有過無數這類的例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快要爆發的前夕，各帝國主義國家內的資產階級統治者，為了侵略他國及鞏固其統治地位，大肆以「愛國沙文主義」的宣傳，來壓制國內工人階級的反抗。在那種決戰就要發生的前夕，在反動派蓄意「先安內」的時刻，一些工人階級的領導者，使站不穩工人階級的立場，而淪為帝國主義者的幫兇，替資產階級的「愛國沙文主義」宣傳，而驅使國內工人群眾去為本國的資產階級屠殺別國的工人階級。最近，當越南局勢日益緊張，美帝蓄意擴大戰爭的時刻，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層，在此鬥爭尖銳化的時刻，站不穩反帝人民的立場，害怕美帝的核訛詐，結果，淪為美帝的幫兇，當起美帝“和談”騙局的推銷員。

馬來亞左翼運動內部的右傾機會主義被暴露出來，也正是馬來亞解放鬥爭日益尖銳化的表現。在鬥爭未尖銳化之前，反動派鑑於左翼運動還未威脅到它的統治地位，因此，假裝「民主」，但在左翼力量不斷壯大的時刻，反動派驚慌了，於是猙獰面目畢露，採取瘋狂的武力鎮壓，並加緊收買軟腳份子及變節份子。「民主」途徑被堵塞、鬥爭尖銳化，在此考驗的時刻，冒牌左翼份子就再也掩蓋不了了，於是統統暴露出來。

因此，一些人說「目前左翼內部出現右傾機會主義，是因為左翼面對暫時困難所致」，這是不全面的說法。這種說法，並不能勾劃出問題的本質和時代的特徵，也不能在思想上正確地指導鬥爭。難道目前國際工人運動所出現的大分化，也是國際工人運動面對暫時困難所致嗎？不！絕不是！這正是世界局勢大動盪，革命風暴到處湧現的象徵，這正是大分化、大改組的偉大時代！

庚、怎樣剷除右傾機會主義

事實一再證明，右傾機會主義是左翼內部的兇惡敵人。右傾機會主義大肆破壞左翼運動、大肆帶帝國主義及反動派的忙。因此，必須把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與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緊密地接合起來。不剷除右傾機會主義、不鞏固左翼的理論陣地、不奪回右傾機會主義所搶去的地盤，左翼運動就不能發展，反帝鬥爭就不能獲得勝利。反掉右傾機會主義，是左翼廣大幹部及群眾當前的偉大任務，是每一個反帝人士不容辭的職責。

(一) 協商、批評、鬥爭

由於少數的敵人代理人，利用挑撥離間、造謠誣蔑等卑鄙手段，來推行他們的那一套見不得人的路線，因此，在一定的程度上，右傾機會主義誤導了相當多的幹部和群眾。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進行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就必須站穩立場，堅持正確的理論，嚴厲駁斥一切右傾的謬論，絕不能在原則問題上妥協，絕不能在敵對的思想之間迴避鬥爭和尋求「調和」；另一方面，則必須在這場敵我的思想鬥爭中，講究方法，爭取受誤導的幹部和群眾，協助他們撥開雲霧，讓他們重見青天，從而孤立那些少數頑固分子，

並暴露那些敵人的代理人。

無可否認的，那些一時受右傾思想誤導的人士，與堅持正確路線的廣大幹部之間的矛盾，是屬於左翼內部的矛盾，這項內部的矛盾，是可以而且應該通過「團結、批評、團結」的原則來解決，可以通過引導受誤導的人士進行自我思想鬥爭來解決的；但是，那些少數有意散播錯誤路線並在組織上進行對抗的人士與我們之間的矛盾，就再也不是人民內部的矛盾了，

它已經演變成爲敵我和對抗性的矛盾，因此，只能而且必須通過堅決鬥爭、斗倒斗臭右傾機會主義來解決

所以，分清對象是有必要的。對於一時看不清問題的幹部，我們所應採用的方法，是「擺事實、講道理」的說服方法，與他們進行協商和批評自我批評，從而使他們掃清右傾機會主義的流毒並接受正確的路線。對那些有嚴重右傾思想的人，我們可以在一定的時間里，以批評的方式指出他們的錯誤，通過小組會議、幹事會議或在文字批評他們，如果他們繼續堅持錯誤並發展到行動上對抗嚴重地步，那時，就必須堅決暴露他們，孤立他們。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與之展開堅決的鬥爭，不只能獲得廣大幹部與群眾的同情，同時，也能教育更多的幹部並提高他們的認識。

(二) 一些歪論

1. 當左翼的廣大幹部正在展開轟轟烈烈的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的時刻，一些有着嚴重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的人士，爲了掩蓋問題的本質，往往說「我們只是在一些個別問題上有不同的看法而已」，但是，他們不願意將這些問題拿到桌面上來解決，而說「要保留意見，等待歷史來證明。」

我們回來就沒有用強迫的方式或以大多數來強要一些人虛偽地「接受意見」，我們所進行的，就是堅持真理，以理說服，希望他們自我展開思想鬥爭來解決思想問題。我們認爲思想的改變是有一定的過程，必須經過一定時間的艱苦和尖銳的思想鬥爭後，才有可能樹立新的思想。然而，如果那些犯錯誤的人士，不願批評與自我批評，而是以「保留意見」來迴避思想鬥爭，以「等待歷史證明」來抹殺事實，那麼，他們就是有意無意地要犯錯誤到底，有意無意地違背真理。同時，也說明他們是要掩蓋他們內心的反對正確主張，和有意支持右傾機會主義。那些人爲了自我辯護，還說什麼「歷史上有無數的事實，證明一些會在一個時期內被人指責爲犯錯誤的人，却是堅持正確意見者。」對於這種說法，我們要指出：歷史已經證明而且將繼續證明那些違背左翼立場原則、而又不願服從真理的人，最終只能被歷史淘汰。

2. 一些思想調和主義者，在這場反右傾思想鬥爭中，雖然在理論上說「不反對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但却不願把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進行到底。他們說反右傾也必須提防「左」傾，說如果反右反得太過份，就會造成「左」傾。這種言論，不但是不正確，而且是束縛幹事們的思想，使他們不敢把反右鬥爭進行到底。反右鬥爭如果是正確的鬥爭，就沒有理由不將之深入和廣泛地展開，在反右過程中，可能有時會

因分不清對象或採用不妥的方法，而犯上方法上的「左」傾錯誤，但是立場、觀點和方法是連貫的，如果反右鬥爭是從正確的立場出發，那麼即使有方法上的錯誤也只能是「偏差」（當然必須加以克服）而已，而不會由於有這些偏差就會使左翼內部出現另一條「左」傾冒險主義路線，誰都知道要構成「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就必須有「左」傾思想指導下提出的一連串「左」傾政策並在組織上和行動上加以貫徹。顯然的，右傾機會主義者是企圖藉口反右鬥爭中的「小毛病

(轉入第十六版)

星洲與聯邦統一的前景

※李紹祖醫生在星大座談會演講全文※

(編者按：本文雖是在六月間寫的，但文中指出李光耀集團及阿都拉曼集團之間的“爭吵”，乃是為了進一步推行帝國主義的「分而治之」政策的分析，却是完全與目前局勢的發展相配合的。)

“馬來西亞”是一個新殖民主義產物。英帝國主義者通過聯盟代理人統治“馬來西亞”。新加坡的假獨立同樣也是新殖民主義的產物，英帝國主義者（美帝國主義者可能也有份）在聯盟及行動黨傀儡集團的積極合作下，安排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而獲得假“獨立”，以避免“馬來西亞”徹底崩潰，從而進一步推行帝國主義分而治之的計劃。在當前的情況下談論新加坡同“馬來西亞”重歸統一，等於是談論重組及重建原來的“馬來西亞”。那就等於協助美英帝國主義在東南亞延長實行新殖民主義統治。我們是決不會那麼做的。

社陣是一個向各種形式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及新殖民主義進行鬥爭的反帝政黨。我們既反對新殖民主義的“馬來西亞”，也反對新加坡的假“獨立”。我們是為實現一個沒有外軍，不受外國控制和真正獨立統一的民主馬來亞而鬥爭。這是一個包括新加坡在內的馬來亞。新加坡是馬來亞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英帝國主義者把我國分割成新加坡和聯邦兩部份，它通過在聯盟的代理人統治聯邦，通過在行動黨的傀儡統治新加坡。因此，我所討論的，不是什麼新加坡同“馬來西亞”的重歸統一，而是新加坡同聯邦的重歸統一。我們要的是一個真正獨立統一的馬來亞，而不是一個比較大的新殖民主義“馬來西亞”。

行動黨和聯盟之間的矛盾

聯盟和行動黨這兩個傀儡政權之間存在着什麼矛盾呢？自從新加坡宣佈假“獨立”後，這兩個傀儡政權就一來一往地搞出一連串影響本地工商業和嚴重危害人民利益的措施和反措施。這些措施和反措施被西方報章特別鼓吹為兩方面的思想和人事的分歧。諸如固打、關稅、新居民証、工作准証、增加非公民學費、增加小販禮申費、安樂島物物交換問題的糾葛、駐軍淡馬錫營事件以及其他群眾未得而知的勾當等等；這些都引起群眾對整個馬來亞的政治和經濟穩定的極大關懷。當行動黨戲劇性地宣佈退出聯合防務理事會之時，許多人就以爲聯盟也會採取類似的戲劇性反措施。在最近印尼首次宣佈承認新加坡的假“獨立”時，聯盟政權便終於採取迅速在長堤實施新的限制和設立檢查站，造成人民特別是每天在長堤進出的窮苦人民的諸多不便和困難。

目前的情況是，聯盟政權和行動黨政權存在着緊張關係，印尼的對抗已結束，椰加達和吉隆坡將建立友好關係。印尼也已承認新加坡了，想必在不久後會同新加坡恢復貿易。但是，聯盟和行動黨這兩個傀儡政權之間的矛盾和緊張關係却依然存在。

是什麼造成新加坡和吉隆坡之間的緊張關係？外國報章會把這種緊張關係說成是思想及人物形象的不同，到底是不是這樣呢？還是那些自稱爲正所謂民主社會主義者與封建主義者之間的矛盾呢？還是帝國主義集團之間的矛盾？

聯盟行動黨間的緊張關係，與彼此利益上不可調和的矛盾是有着密切聯繫的，這是一項不可否認的事實。行動黨認爲聯盟的領導是保守的，封建的，愚笨的和遲鈍的；相反的，行動黨的領袖自稱是“進步的”，“社會主義的”和“英明能幹的”。別的不說，行動黨的這種說法自然會使聯盟惱怒。行動黨企圖混進聯盟，企圖分裂巫統和馬華，企圖分裂聯盟領導層

，企圖在聯盟內閣中安置部長，而迫使聯盟政權接受行動黨在其內閣中有發言權，甚至爲了取代聯盟而進行露骨的準備工作。這一切都爲聯盟領袖所深切痛恨。在“團總”組成和李光耀開始高喊“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的種族性口號時，聯盟中的一些人士便把行動黨視爲第一號的威脅和敵人，這是不足爲奇的。李光耀標榜着“城市華人”利益的“維護者”來反對鄉村的馬來人，只能給那些行動黨稱爲“極端份子”的人士有進一步的機會煽惑在馬來同胞中早就對他存有潛伏性的恐懼和偏見。現在，李光耀不管到那里，都有大量的保鏢，這是有目共睹的！

自然，個人形象上的衝突，個人的傲慢和專橫，以及聯盟和行動黨間的派系利益的衝突，都和當前新加坡和聯邦的緊張關係有相當的關連。聯盟領導已從經驗中認識到，雖然他們在1961年，當社陣和行動黨分道揚鑣時，曾盡相當的力量，幫助解救行動黨日暮途窮的困境，但行動黨領導的反動本質依舊未改變；他們認識到，行動黨領導是野心勃勃的，傲慢的，和不真誠的；他們也認識到，他們並不感激聯盟“搭救”之恩。相反的，他們嘗過行動黨過橋抽板的滋味。這樣，聯盟頭目自然不信任行動黨，甚至極其痛恨他們。

誰是後台老板？

但是，我們是否能說星洲與吉隆坡之間的緊張關係，完全是個人慾望和專橫所造成的呢？既然聯盟那麼痛恨行動黨，爲何它不在所謂星洲“退出”之前，便借機乾脆利落地摧毀行動黨呢？簡單的答案是，聯盟無權力這樣做。

假如聯盟（或行動黨）有權力作出重要決策，它早就徹底地拔除行動黨這個眼中釘了。然而，在吃了行動黨的忘恩負義和背後一刀的虧之後，聯盟爲何還允許行動黨生存，甚至自稱所謂“獨立”，儘管這個“獨立”是假的呢？如今，聯盟和行動黨依舊並立，對他們的尖銳的爭吵和尖銳的矛盾似乎滿不在乎。這就清楚地顯示聯盟和行動黨在重要的問題上是沒有真正的決定權，因此，他們不是主動者，而只不過是政治棋盤上的棋子罷了。

那麼，誰是操縱這些傀儡的幕後主人呢？其答案是：他們是外國壟斷資本家，特別是美英帝國主義及本地的大資本家。他們對國家的治理有決定決策權。讓我們逐一談談。

(一)既然聯盟和行動黨都是代表聯邦和星洲的本地大資本家，那麼，本地大資本家是否是造成長堤事件的幕後操縱者呢？星洲和聯邦的本地大資本家都希望長堤交通舒暢，長堤交通的任何限制會使他們蒙受利潤上的損失。因此，他們是反對一切長堤交通障礙的。當陳修信威脅要以巴生港口和檳城取代新加坡運出樹膠和錫時，長堤兩岸的大資本家會表示強烈的抗議。本地的一些新創工業，可能要求實施關稅壁壘和固打制，但這畢竟是少部份，同時，他們完全是附屬於外國的大壟斷資本。因此，總的來講，可以這麼說，本地的大資本家本身並不構成聯盟及行動黨幕後的勢力。

(二)英帝國主義者是幕後的操縱者嗎？英國向來是玩弄分而治之把戲的能手，但他們在聯邦和星洲都有大量的投資。長堤交通的阻塞也使他們蒙受利潤上

的損失。因此，他們也是反對一切長堤交通障礙的。雖然英國會在一般上“支持”李光耀，幫助他在海外出名和提高他的“聲望”，但英國也繼續在經濟上和軍事上“幫助”聯盟。在英帝看來，兩個傀儡之間的勾心斗角，是不太重要的，只要這不危害它在馬來亞的經濟及軍事利益。

根據今年六月五日星期時報（海峽時報之星期刊）報導，陳修信的談話使人產生一種印象，英國基於

政治上的理由，不答應給聯盟更多“貸款”，不要幫助聯盟。這可能有些事實。（這可能和印尼對抗結束的方式有關。意義深重的是“馬”印雙方宣佈，一旦吉隆坡和椰加達批准曼谷協議之後，英軍將從北婆撤出）但是，只有在更多的事實顯透出來之後，才能知道英國不給予聯盟“貸款”的真正原因。陳修信以為英國是一個疲憊和元氣大衰的國家，它或許已失去自制的意志，它甚至絕望地急着要退出東南亞。我們不知道關於英國已逐漸失去自制意志的事情。然而，我們却知道英帝國主義還有統治他人的強烈野心呢！

英國是大大地依賴美國，而實際上變成美國的衛星國。其實，英國只能夠靠美國的恩惠和支撐才能抓住馬來亞。雖然如此，英國（在美國的幫助下）今天仍舊統治着整個馬來亞。它在馬來亞有大量的投資，而它是不願意看到傀儡們“爭吵”得太過分。

（二）美國又是扮演什麼角色呢？美國長久以來就垂涎馬來亞的樹膠和錫。它全力支持英帝的新殖民地產物“馬來西亞”，把“馬來西亞”當着它在“東南亞的最好希望”。一如它從法國手中奪過南越一樣，它也要從英國手中奪過馬來亞。它已經公開地把魔爪伸進馬來亞，並相當迅速地取代英國在本地區的地位。美國知道，在不久的將來，它將被迫撤出越南，因此它把馬來亞和北婆羅洲當作它在東南亞的第二道防綫。

如果我們把這一切記住的話，那麼，陳修信的談話是具有特別的意義的。他說“美國是具有英國所未具有的對付本地區共產主義的意志和能力。”顯然，他是把美國當成比英國來得更可靠和更可信賴的作為聯合邦的朋友。東姑在今年6月6日確認陳修信的見解是代表聯盟的見解。也就是說聯盟對美國的依賴程度是大大地超越它對英國的依賴。難怪根據今年五月十二日的海峽時報的報導，東姑對英國加以“斥責”，也難怪英國對今年六月一日的曼谷會議的新發展似乎不太滿意。

目前，美國一方面向聯盟提供“經濟援助”，另一方面它也派遣類似的貿易和投資團試探在星洲聯合投資發展工業的可能性。不過，如果星洲和聯合邦之間的爭吵發展得很厲害的話，美國是不會有很大損失的。其實，如果因此打擊較親英帝的行動黨傀儡的發展的話，美帝更加獲益的。如果聯合邦和星洲之間的關係依然維持着懸而未決的狀況，或者在受控制的範圍內不斷加劇，這就對美帝的插手接管和控制開了方便之門。

簡短的總結

讓我們總結一下形勢。

由以上所說，我們曉得，本地的資本家是不要兩個傀儡政權過分爭吵。同時由於本地的大資本家是附屬於外國壟斷資本，他們對問題並沒有很大的發言權。

英帝國主義者在馬來亞具有很大的發言權。他們依然控制着馬來亞，推行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由於他們在長堤兩岸都有大量的投資，他們是不要，而且盡量不要使聯盟和行動黨之間的爭吵發展到足以使他們蒙受經濟損失的程度。事態顯示，儘管聯盟和行動黨發生爭吵，英國壟斷資本家和銀行托勒斯仍舊欣欣向榮，獲利甚豐。

目前美帝國主義者在馬來亞尚未有大量的投資。

但是這些投資已經開始進來了。由於英國本身差不多是美國的一個衛星國，它是無力排斥美國的。為了使英國知道它所處的地位（即美國的衛星國）和為了保證在時機到來之時輕易接管馬來亞，美國是願意讓吉隆坡和星洲之間的局面處於動蕩（然而是有限制的爭吵），以及削弱李光耀的勢力。如果必要的話，美國甚至願意踢掉李光耀。但是，這一切都必須不能夠危害到他們的整體的經濟和軍事利益。

這就是目前的形勢，有許多吵吵嚷嚷，有時似乎有些頻繁。長堤兩岸的人民和本地小商家已經吃夠苦頭，但外國的壟斷資本家和本地的大資本家知道這一切都很好，對他們無害。

行動黨和聯盟在這種形勢下做些什麼呢？他們是否真的相互攻擊呢？答案是否定的。讓我們看看便知道：

行動黨和聯盟

（一）最近，李光耀長途跋涉去和英國首相威爾遜“重溫舊情”。返星後他在記者會上對一項問題的答覆，和威爾遜在下議院對一項類似問題的答覆是一模一樣的。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李光耀和威爾遜的關係是多麼的密切呀；同時，我們也看到，當他說他要到倫敦去“重溫舊情”時，這意味些什麼呢？我們應該這麼聽，他在倫敦學得了一手仿效其主子的本領！

不過，李光耀是到倫敦去乞求威爾遜的“支持”。他討厭聯合邦軍隊在星洲，因為這防碍了他支撐他的所謂“獨立”。他要驅逐目前駐在星洲的所有聯合邦的軍隊，他要英國向他提供軍事保護，以對付聯盟。

同時，行動黨派代表到吉隆坡去解決聯合邦和星洲之間在軍事上、經濟上及其他事務上的所謂“誤會”。行動黨繼續再三地向聯盟保證，說他絕不會採取有害於新殖“馬來西亞”利益的行動！行動黨在同印尼右派排華、反進步力量政權進行交易時也作同樣的保證。李光耀在今年六月九日說，只有在印尼同“馬來西亞”建立同樣的關係時，他才會同印尼建立外交關係！因此，他的一切叫囂，目的並不在於真正危害聯盟！

（二）聯盟一方面維護封建集團的利益，並恫言採取報復性措施以對付行動黨，但這在實際上只是空雷不雨。迄今，聯盟所採取的報復措施僅僅是隔靴搔痒。這些報復措施並不真正危害其基本和主要的利益，和英美帝國主義在馬來亞的利益。聯盟也一再保證，它絕不採取有害於在本國的大資本家，特別是外國壟斷資本家的利益的措施。

那麼，所爭吵的一切是些什麼呢？它和種族權利有任何關係嗎？答案是否定的。李光耀儘可以自吹自擂，說他是代表和維護所謂“城市華人”的利益，然而，行動黨在星加坡所採取的行動和所實施的政策，完全證明它是徹底的反華。如今，它却迫不及待地同猖狂和野蠻地進行反華、排華、反對民主的印尼右派軍人相勾結，作朋友和他們打得火熱，更證明了這點。

那麼是爲了地位而爭吵嗎？這是無庸置疑的。聯盟要壓制行動黨，而行動黨要支撐它的所謂“獨立”。不過，我們相信，這兩個傀儡之間的爭吵，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個幌子。他們希望幫助英美帝國主義者掩蓋他們的所謂“保安措施”——諸如在新加坡重新登記新身分證事件，和在聯合邦的紅冊子，和旅行限制等——以便進一步分割和鎮壓人民，以及意圖挫折人民爭取真正的民族統一和獨立的鬥爭。在許多主要的事情中，我們看到聯盟和行動黨都積極勾結英美帝國主義者，以及彼此相互勾結，以反對本國的民主進步力量。東姑在六月九日說：“我們一直很好地合作”。

兩個傀儡政權還繼續在聯合邦和新加坡加緊他們鎮壓人民和分割人民的骯髒勾當，以助長英美帝國主義和當地反動派的利益效勞。現在，整個國家已淪爲美國侵略越南的基地！

（轉入第十四版）

評敵人代理人散發的 「星洲獨立」問題傳單

● 李紹祖醫生七月十日在芽籠士乃援越抗美簽名運動慰勞會上講詞 ●

(一) 敵人代理人試圖混淆人民

現在，那些曾經企圖利用“退出「馬來西亞」”的錯誤和反動口號來誤導人民，以及利用五一大會，把爭取“完全獨立的新加坡”的所謂“鬥爭”的反動路線強加給工友和人民的一伙人已完全被暴露為徹頭徹尾的帝國主義代理人。他們曾經以各種各樣的“反帝”姿態自我掩蓋，但是，他們所鼓吹的政策，他們所追隨的政治路線以及他們對具體問題所採取的行動，（諸如在援越鬥爭中所採取的行動——謝太實同志將詳細闡明）充份地和徹底地顯示他們是敵人代理人。他們的一切行動，一面是反黨反人民的，另一面是親行動黨和親帝國主義的。

他們僅是一小撮作惡者。如今，他們已被暴露，被人民所唾棄。在這一小撮人之中，某些曾在左翼工會占據高位，現在則已被踢出工會執委會。他們利用工會職位來混淆和誤導人民的機會已被剝除了，他們的罪惡陰謀已被大大地挫敗。

但是，這般依循帝國主義及反動派的邏輯的敵人代理人是不甘心失敗的。他們將極盡所能，繼續搗亂，復而週始，直至最後的滅亡。目前，他們竊據另一些組織，繼續顛覆和破壞左翼運動。同時，他們也加緊進行惡毒的誹謗和攻擊。近來，他們利用 SATU，人民黨，社陣及李紹祖本人關於“新加坡獨立”問題所發表過的文章，試圖在這一問題上，進一步混淆人民。

他們在左翼工團中廣泛散發一份傳單，甚至利用一些被蒙蔽的同情者幫助他們在我黨內散發這一傳單。他們希望藉此掩蓋他們自己的錯誤和反動活動，和誤導其他人把攻擊的矛頭指向那些堅持正確路線和暴露他們的罪惡陰謀的人士。他們想證明，如果有任何錯誤的話，那麼，在爭取“完全獨立的新加坡”的鬥爭中犯下錯誤的是其他人，特別是李紹祖，因為李紹祖本人在1963年發表同樣的見解！

(二) 過去的錯誤

首先，讓我們加以澄清，爭取“完全獨立的新加坡”的看法基本上是錯誤的。

這種看法否定馬來亞的概念，而接受帝國主義者把新加坡從馬來亞整體分隔開來的「分而治之」政策。作為馬來亞整體的一部份的新加坡是不可以而且絕不可能獨立的。（正如作為中國領土一部份的台灣不可以而且絕不可能獨立一樣。）美英帝國主義企圖使我們忘掉我們的家鄉，馬來亞。我們千萬別墮入他們的圈套。

(三) “新加坡主義”

過去，我們這些投身左翼運動，而在新加坡島生長或工作的很多人們大部只把眼光局限於新加坡。我們過去的看法是，新加坡的政黨和工會只應當在新加坡的範圍內工作，而聯合邦的政黨和工會則在聯合邦的範圍內工作。

很多人們的想法是，這好比是一種分工。但這種見解都具有提倡和培養人民的孤立主義思想的嚴重錯誤。這一切的客觀結果是，直到最近為止，雖然我們經常泛泛地和籠統地談論為一個統一的馬來亞而鬥爭，但是，我們的思想只限於新加坡的範圍內，而且許多政策只限於新加坡的情況來制定。

(四) 對「議會鬥爭」的幻想

過去，我們大都對「議會制度」和「議會鬥爭」的錯誤看法及對我們之能够在新加坡贏取“政權”和組織政府的錯誤信念存有幻想。誠然，我們當時是完全不切合實際的。我們本應當認識到，除了通過整個馬來亞（包括星洲）人民的群眾鬥爭外，人民是無法從美英帝國主義手中贏取真正的獨立。帝國主義者是不會自動讓人民得到獨立的！

因此，我們過去只看眼前新加坡島的不正確方針，把我們的思想引向不可避免的錯誤，使我們只看到新加坡，而不看到整個馬來亞。

我們過去對「議會制度」及「議會鬥爭」的幻想使我們過份強調議會辯論，使我們忽略議會外的群眾鬥爭。

總而言之，我們過去有過多的幻想，腦子裡充滿狹隘的地方主義，沒有充份掌握馬來亞的概念，結果，在過去的鬥爭中，我們有意無意地犯下許多錯誤。

(五) 1963年及1963年以

前的條件和情況是什麼呢？

(1) 第一，根據1959年的憲制，新加坡本應當在1963年同英國舉行談判，以爭取憲制進展。

(2) 第二，行動黨已在1962年9月舉行一個虛假的和不誠實的“全民投票”，接受假“合併”，而“馬來西亞”即將在1963年8月31日實施。（後來廢延到同年9月16日）

(六) “馬來西亞”之外的選擇

正當新殖民主義產物“馬來西亞”即將實施之際，我黨有義務做我們所可能做的一切事情，（根據我們對議會制度的錯誤幻想的情況下）以挫敗美英帝國主義在東南亞延長新殖民主義統治的陰謀。

於是，我們便提出假“合併”和“馬來西亞”另外的其他選擇。李紹祖於1963年5月26日在吉隆坡舉行的勞工黨大會上發言稱：

“在新加坡的我們要求真正的重歸統一。我將提出社陣關於「馬來西亞」另一的選擇的主張至於新加坡，我們重申為爭取和聯合邦真正重歸統一的決心。我們要的是一個沒有外軍駐紮，不受外來控制的真正民主獨立的馬來亞（即新加坡和聯合邦）。如果目前無法實現真正的重歸統一，那麼，我們在憲制進展上的希望和願望必須是朝向獨立的新加坡，作為最終實現重歸統一的一個步驟。

“新加坡是一個殖民地，在英國政府將新加坡的主權移交給聯合邦政府以前，英國是有責任保證新加坡人民自由表達的意願獲得確定……”

此外，在1963年6月2日的“邦慶日獻詞”中，我們大體上表達相同的意見。我們號召人民在對新殖民主義產物“馬來西亞”的鬥爭中加倍努力。新加坡是個殖民地，我們必須把反對英帝國主義及爭取民主，自由及統一馬來亞的鬥爭向前推進一個階段。同時，我們也說“邦慶日”標誌我們的反殖鬥爭新階段的開端，這個鬥爭就是爭取完全獨立，最終同聯合邦重歸統一，組成一個沒有外軍駐紮和不受外來控制的真正獨立民主的馬來亞！

(七)建議在反帝鬥爭中採取的步驟

我們可以看到，1963年所建議的爭取“獨立的新加坡”的鬥爭，在歷史上是和反對英國統治，反對假“合併”及反對“馬來西亞”的鬥爭連系在一起。這是面對“馬來西亞”即將實施時所提出的另一選擇，作為在反對帝國主義壓迫及爭取民主和自由的鬥爭中向前進的一個具體步驟；作為新加坡在1963年的情況下的取得憲制進展。

許多人會認為這條路線在當時的情況下是正確的。沒有任何政黨，任何職工領袖會起來反對在當時的情況下採取這條路線。如果當時有任何人反對這條路線的話，那也不是公開進行反對。

當然，儘管當時沒有任何人提出與此不同的其他的選擇，但是，要不是我們的眼光那麼限於地方性的話，我們也應該在當時就會號召爭取一個真正統一的馬來亞。

(八)1963年以後的情況如何轉變？

1963年以後的情況已產生巨大的變動，而我們也從具體的和個人的經驗中獲得許多教訓。我們的政治覺悟因而大大地提高了。

(1)1963年9月的不民主內電「大選」把我們從過去對「議會鬥爭」所存有的幻想，特別是對左翼可以通過行動黨佈置的所謂“選舉”贏取“政權”和組織政府的錯誤信念中喚醒！

(2)1963年9月“馬來西亞”實施，新加坡通過假“合併”，在“馬來西亞”的情況下，再次在法律上成為馬來亞的一部份，這又再有力的把人民從過去的地方性“新加坡主義”思想中喚醒。“馬來西亞”的成立，使我們思想轉而朝向一個正確的鬥爭方向——即根據整個馬來亞的情況進行鬥爭，而不是把新加坡從馬來亞整體孤立開來，單從新加坡的情況進行鬥爭。

(3)自“馬來西亞”成立後，人民就根據整個馬來亞的，而不是單獨的新加坡的情況，進行一切活動和鬥爭，雖然新加坡人民最受印尼對抗以及轉口貿易停頓的嚴重影響。所以，反對國民登記，反對徵兵，反對增稅，反對緊急狀態，反對內部治安條例，反對無理的逮捕和拘禁等等的一系列鬥爭都是整個馬來亞的範圍內進行。

(4)當敵人代理人在不顧我們的強烈反對下，以爭取一個所謂新加坡“自主權”為鬥爭目標，提出錯誤和反動的口號“退出「馬來西亞」”時，我黨在一篇客觀的分析中指出該口號的倡議者所抱有的幻想和所達致的錯誤結論。

從那時起，對於那個錯誤口號所進行的公開辯論，大大地提高人民的政治覺悟。現在，他們已更好地掌握馬來亞（包括星洲）的概念，而不是單獨的新加坡的概念。

(5)當美英帝國主義者安排所謂「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及李光耀宣佈假“獨立的新加坡”時，我黨即刻暴露帝國主義者在所頒佈下的「分治」陰謀。我黨也指出“歡迎”帝國主義的憲制安排是錯誤的。對此問題的公開辯論再次喚醒人民，使他們掌握馬來亞的鬥爭概念，而不是單獨的新加坡的鬥爭概念。

我們指出，根本沒有什麼“脫離”，也沒有什麼“獨立的新加坡”。後來的事件證實我們所說的話是正確。駐在新加坡的英國和“馬來西亞”軍隊有力說明新加坡在關鍵問題上成為馬來亞的一部份！

從這一切，可以清楚看出1966年的形勢完全不同於1963年的形勢。一連串的歷史事件已使人民把眼光從新加坡轉向整個馬來亞。

(九)苟延殘喘，企圖嫁罪於他人

任何真正的左派人士都將會發現過去的錯誤，同時改正錯誤，越來越多人明白我們對假“獨立的新加坡”問題所堅持的立場是完全正確的。

然而，那伙死硬派，騙子，冒牌左派及敵人代理人仍舊繼續販賣他們的錯誤路線。他們不顧我們的客觀批評，繼續散播爭取“完全‘獨立的新加坡’”的所謂“鬥爭”的反動路線。他們在1966年5月1日羽球館舉行的五一大會上有陰謀地提出“兩地”分別進行鬥爭的“任務”，以爭取「完全‘獨立的新加坡’」。然而，這樣做却進一步暴露他們是敵人代理人。如今，他們已被踢出工會的執委會，遭到唾棄。但是，由於他們的反動本質和經常要搗亂這些敵人代理人如今企圖“證明”他們是沒有錯誤的以及他們

只不過是談出：SATU，人民黨，社陣及李紹祖本人在1963年關於爭取“完全‘獨立的新加坡’”的鬥爭所發表過的意見！如今，他們在思想上已徹底破產，並試圖把錯誤轉嫁他人！

他們希望通過他們最近的行動證明什麼？

(1)他們是否要顯示，因為其他人曾在過去的不同情況中說過同樣的話，那麼，他們在爭取“完全‘獨立的新加坡’”的所謂“鬥爭”中的立場在今天是正確的？

(2)抑或要承認他們的立場是錯誤，不過不應將他們在立場上的錯誤歸咎於他們，而應當歸咎於別人？

(3)再者，倘若是顯示他們的立場是錯誤的，那麼，他們現在是否準備承認這項事實，立即停止進行“爭取‘完全‘獨立的新加坡’”的一切無謂行動，立即停止協助美英帝國主義混淆和誤導人民呢？

(十)錯誤的“比較”

我們無意進行比較。儘管過去提出爭取“完全‘獨立的新加坡’”的情況是情有可原，然而我們今天應當斬釘截鐵地說，這在原則上是錯誤的。不過，必須指出，冒牌左派和敵人代理人所做的比較並不是真正的比較：

在1963年：爭取“完全‘獨立的新加坡’”的建議被提出來：—

(1)作為“馬來西亞”及假“合併”之外的另一選擇。

(2)作為新加坡人民在憲制進展上向前邁進一步，這是基於英國答應在1963年舉行憲制談判之故。

(3)因此，這項建議是基於反對美英帝國主義統治及爭取民主和自由的意義上提出來

(4)當時，獨立的新加坡的建議並沒有遭到強烈的反對。

在1965年及今天：這項爭取“完全‘獨立的新加坡’”的所謂“鬥爭”的建議首先是基於下列情況提出來：—

(1)基於那個已經被證明是錯誤和反動的口號“退出「馬來西亞」”。正如我們今天所清楚看到的，這個口號旨在為帝國主義者在1965年8月9日的安排準備輿論和鋪平道路。

(2)它旨在挽救新殖民主義產物“馬來西亞”的徹底瓦解。

(3)它並非前進的一步，而是旨在方便美英帝國主義者實行「分治」政策。

(4)它麻痺人民反對美英帝國主義的斗志，因而是一個徹底親帝國主義的建議。

(5)爭取「完全‘獨立的新加坡’」的建議遭到強烈的反對。

(接第十一版) 美帝的陰謀詭計

現在，我們已看到問題的整個實質了。讓我們重覆一下，我國馬來亞仍在美英帝國主義者的統治下。美英帝國主義是存有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而超越強大的美帝國主義已日漸代替英帝進行接管馬來亞。如果碰到英國過分小題大作時，以及爲了讓英國知道它所處之困境，美國（通過中央情報局）會秘密地利用在我國，在聯合邦本身和在聯合邦和新加坡之間所存在的分歧，興風作浪（一如他們在印尼所幹的）。不過，美帝國主義者在目前是希望使我國繼續處於相當動蕩不安和分割的局面，以讓英國察覺到它越來越不可能單獨處理問題。

美英帝國主義間的矛盾已因馬來亞民族主義的增長而出現了。由於英國對美國的負債累累，故它心有餘而力不足，無法繼續向聯合邦提供所謂“援助”，因此，美英的矛盾便增加了。最近，印尼和“馬來亞”進行迅速的直接接觸（這或許是美國中央情報局運動的結果），英國本身很可能沒有在事先作足夠的安排和管制，因此，英國是不會十分滿意的。

然而，聯盟和行動黨政權的所作所爲，基本上是照顧美英帝國主義者的利益（以及他們自己的利益），從而鞏固其對馬來亞人民的統治。雖然兩個傀儡集團之間存在着矛盾，但這全在他們的美英帝國主義主子的控制之下。美英帝國主義者繼續挑別和利用存在於人民之間，和兩個傀儡集團之間的分歧，以便促進所謂“馬來亞國家主義”和所謂“新加坡國家主義”，以便反對一個日益增長的馬來亞民族主義，以便分散人民，從而挫折他們爭取一個真正統一和獨立的馬來亞的鬥爭。

解決問題的方案

要解決問題，我們必須先剷除製造問題的根源。所以在當前的情況下，爲了實現星洲和聯合邦的重歸統一，我們必須趕走分割我國人民的勢力，因此，我們首先必須趕走美英帝國主義，同時，我們也要除掉他們在我國的傀儡。當美英帝國主義在吉隆坡的代理

人和在新加坡的傀儡正在協助推行帝國主義分而治之計劃之時，我國是無法統一的。現在，李光耀說：“我們應該和‘馬來亞’的政治無關，同時，我們也絕不干預‘馬來亞’的政治！”

至今，聯盟和行動黨之間所發生的一切所謂爭吵，都未在任何方面影響到美英帝國主義對我國人民的束縛。他們的軍事基地依舊佈滿我國各地，他們在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緊緊地控制我國。聯盟和行動黨這兩個傀儡政權的爭吵，事實上爲了取得更好的“地盤”和更好的“地位”，更好地爲他們的美英帝國主義主子服務。當他們在爲“地盤”和“地位”而互相爭吵之際，美英帝國主義却在他們的背後哈哈大笑，隨着印尼和“馬來亞”最近達致曼谷協議之後，美國正在策劃控制整個東南亞新的陰謀。

在這兩個傀儡的爭吵中，唯一受苦的是我國的廣大人民群眾——工人、農民、小商和本地的民族中等資本家。而本地的大資本家、外國壟斷資本家，銀行托辣斯都未受到真正的危害。傀儡政權當然會照顧到這方面。譬如，行動黨發投資保證書來新加坡投資的美國資本，而在這兩個傀儡“爭吵”之際，越來越多的外國資本，包括美國資本，英國資本，日本資本（此中有多少美國資本，我們不得而知），甚至蘇聯資本都傾入馬來亞，這只能使馬來亞（包括新加坡）人民進一步受外國壟斷資本和本地大資本家的剝削，這般傢伙是最喜歡進行分裂活動，造成受害者之間互相不和。

我們不應當忘記，聯合邦和新加坡的所謂“爭吵”，其目的也是在於誤導人民的鬥爭。他們煽動沙文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情緒，誤導人民支持這個或那個傀儡，從而進一步分化人民，使人民互相反對帝國主義傀儡，而遺忘了躲在背後的主要敵人——美英帝國主義。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是不可能實現馬來亞的真正獨立和復歸統一的。對此，我們必須保持高度警惕和加以全面暴露。

實現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的唯一途徑是各階層人民團結起來，爲擺脫美英帝國主義和聯盟行動黨反動集團統治，堅決鬥爭到底！其他的途徑是沒有的。

評敵人代理人散發的“星洲獨立”問題傳單

(十一) 我們當前的任務

但是，儘管我們提出強烈反對及作出明確的客觀分析，以證明他們的建議是錯誤，這般冒牌左派人士及敵人代理人依舊固執不變，拒絕承認和改正他們的錯誤，甚至繼續用錯誤的口號，錯誤的觀點和錯誤的政策來混淆和誤導人民。

所以，我們在1963年所表達者和這般假左派人士及敵人代理人今天所叫嚷者之間是存有巨大的不同。

今天，假“獨立的新加坡”已在相當的程度上被暴露。我們對“國會”及“補選”的抵制已進一步暴露法西斯行動黨及其「國會民主」的裝璜。

(1)因此，行動黨通過被釋政治拘留者的所謂“聲明”和電視訪談，通過其御用宣傳工具和報章來攻擊社陣和人民黨。

(2)因此，曾有人企圖通過所謂“十二支部事件”奪取社陣領導權及改變黨的政策。

(3)因此，曾有人企圖通過高蔣叛黨以拉垮社陣。

(4)因此，曾有人企圖（這項企圖至今是流產）組織一個所謂“左翼”政黨以欺騙群眾。

(5)因此，社陣領導層曾遭到污蔑，中傷及人身攻擊。

(6)因此，敵人代理人繼續在黨內和左翼運動中進行瓦解和分裂活動。

我們不應當對我們當前的政治任務表示懷疑。我們不是爲「完全獨立的新加坡」而是爲統一的馬來亞進行鬥爭。我們應當停止在關係到爭取一個統一馬來亞的鬥爭的問題上使用“長期目標”的字眼。“長期目標”這一字眼讓敵人代理人有機會把爭取「完全獨立的新加坡」的所謂“鬥爭”說成是“短期策略”，以欺騙人民。我們應當認清，爭取一個統一的馬來亞的鬥爭並不是一個“長期目標”，而是當前最迫切的任務！

那些在過去受混淆和誤導的人們應該立即改正錯誤，那些現在重提別人過去說過的話，以期證明他們今天的錯誤立場是正確，以及拒絕在客觀的事實面前承認錯誤的人，並不是真正的左派人士，而是冒牌“左派人士”，實際上是敵人代理人！他們要歪曲真理，他們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們幫助敵人奴役人民。

我們必須對敵人代理人及御用挑撥份子提高警惕，暴露他們，孤立他們，堅決反對他們以及挫敗他們的卑鄙陰謀。

關於「新加坡往那里走？」文章事

~~~~~ 黨實籠崗花園支部聲明譴責敵人代理人

〔編者按：

黨屬下實籠崗花園支部，曾在一九六五年三月八日該支部出版的婦女節特輯里，刊載一篇「新加坡往那里走？」的文章，該文會提出星洲「退出「大馬」」的錯誤論點。在黨中央執委會的查詢下，該支部已於去年四月檢討該文，並糾正所犯的錯誤。

然而，一些有意散播錯誤路線的人士，却一再引用該文，攻擊我黨。對此，黨實籠崗花園支部特發表聲明，譴責那批有意散播錯誤路線的人士。該支部七月十五日聲明如下：—

我們在此嚴正地申明：本支部一九六五年三月八日出版的婦女節特輯里的「新加坡往那里走？」一文，提出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的論點，是完全錯誤的。

早在去年四月間，在中央的查詢下，本支部已去函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申明該篇文章並不是代表本支部的意見，並保證今後將不會再在沒有和黨領導磋商同意下刊登違反黨政策的文章。去年五月間，本支部也針對該篇文章進行檢討，並得出結論：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的這個口號是錯誤的。在此，我們要嚴正的指出：今後如果再有某些人士或集團，無恥地繼續引用本特輯的錯誤論點，他們必須負起一切責任，與本支部無關。

我們要嚴厲譴責一小撮反動派在左翼內部的代理人——右傾機會主義者，竟敢在了解本支部對這篇文章「新加坡往那里走？」的立場的情況下，不負責任地引用這篇文章的錯誤論點「退出馬來西亞」，對我黨的正確鬥爭路線進行攻擊。我們嚴厲譴責你們採取這種無恥卑鄙的手段，更對你們企圖破壞我黨的團結的陰謀表示萬分的憤慨！

實踐是最好的試金石，也是一切歪論的照妖鏡。自從新加坡「退出大馬」而宣佈假「獨立」到今天已經快一年了，在這段過程中，我們已經更清楚地看到，新加坡「退出大馬」後的「獨立」的「新加坡共和國」的反動本質。事實證明，今天，人民的生活並不因為「退出大馬」而獲得改善，相反的，它帶來了更煩重的經濟負擔，如增稅、增學費、小販禮申費等等。人民沒有言論、出版、結社、集會、旅行和學習的基本民主權力。李光耀傀儡政權變本加厲地壓制左派運動，封閉進步團體，查禁進步刊物，無理逮捕和監禁反殖愛國人士，迫害政治被拘者。行動黨反動政權採用反革命的壓內騙外的兩手，企圖用此手段來鞏固其反動政權，更好替其主子美英帝國主義服務。

事實證明，新加坡「退出大馬」而宣佈假「獨立」，只不過是在帝國主義者指使其代理人執行製造出來的反動新殖產物。它不被人民所歡迎，也不被人民所接受。正如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六日製造出來的新殖產物「馬來西亞」一樣。這只不過是殖民主義者要弄「合而治之」和「分而治之」的殖民主義政策。事實也一再證明，「馬來西亞」並沒有因為新加坡的「退出」而瓦解，它仍舊存在，而且還成為東南亞地區中的一個反共陣營，成為帝國主義推行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的工具。這也很好的說明了過去提出「解散大馬」、「退出大馬」的口號是極端錯誤的。因此，要是今天還有人繼續高喊歡迎新加坡「退出大馬」，要爭取一個「獨立的新加坡」的謬論，只能說明他們是有意地為帝國主義推售可恥的陰謀。任何幻想本地傀儡政權會接受壓力、改過自新、聽取民意的觀點，只能是幫助反動派欺騙人民。傀儡政權的反動本質是不會改變的，他們的服務對象是美英帝國主義者——他們

的後台老板。

人民的要求及我們當前的任務是粉碎「馬來西亞」，實現真正統一獨立的馬來亞，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和各國人民愛國正義鬥爭。任何拋棄這一原則的鬥爭都是錯誤的。要實現這人民的願望，就迫切要求我們堅定地站穩立場，堅持原則，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反帝力量向帝國主義及新老殖民主義及其傀儡政權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與此同時，我們應該向右傾機會主義展開堅決的鬥爭。我們必須把反殖和反右傾的鬥爭，密切地結合起來，把民族民主解放鬥爭進行到底。

## 黨小坡區工委

### 解除五位教導職位文告

我黨小坡區支部工委會最近採取紀律行動，解除林正波、李德志、高丙貞、王禮川、馮惠芳，五位在支部幼兒班、識字班教導以及彼等在支部的一切職位；支部工委針對此事，發表了一篇文告。文告稱：

小坡區支部工作委員會於八月十七日之會議上通過解除以上五位同志在支部的幼兒班及識字班教導等職位。由於以上五人曾在黨內黨外大肆污蔑和歪曲黨的正確鬥爭目標以及惡意和無理的反對工委會的各項黨務活動。並堅持貫徹他們的「退出大馬」的錯誤口號；和爭取星加坡「獨立」的鬥爭路線，顯然的這已違反了我黨的原則和立場。

為了使同志們提高警惕以及不被這些反黨左翼分子在內部進行挑撥離間有所得益，我們有責任，必須堅持的揭露他們在支部內外的罪惡活動陰謀！(一)七月十七日，這批人在野餐的藉口下，以支部屬下的甘榜格南文教站作為集合點，糾集一批黨員和一些不明身分者，進行反黨，反工委會的分裂性集會。(二)這批人當中，有人甚至在支部工委會面前痛罵黨中央，說什麼「李紹祖路線」是一條又狹又窄的路綫，企圖把黨的正確路線污蔑和歪曲為「李紹祖的狹窄路線」！(三)他們利用支部幼兒班及識字班的教導地位，進行向黨員、幼兒家長以及群眾散播反黨言論，並臭罵工委會執行黨中央的領導，甚至聲言不顧一切跟黨中央和工委會作梗到底！(四)從工委會被中央委任以來，他們即拒絕售賣黨報，其理由是：黨報刊登「攻擊兄弟工團」的文章。(五)從一開始，他們即集體杯葛支部的所有黨務活動（除了領有津貼的幼兒教導之外），簡直把支部的幼兒班視為專業性的教導機構。(六)這批人未曾向支部宣教股洽商或在支部任何指示下，即自行宣佈關閉勿拉士峇沙文教站的識字班，企圖拉垮支部的宣教活動。(七)工委會負責同志無數次的要求他們辦理前支部財政的移交手續，然而他們却置之不理，反而撒大謊講騙話，說什麼已移交給黨中央財政，顯然的，這是企圖在經濟上打擊支部工委會。(八)支部幼兒小組發給各文教站的明年度幼兒招生布條，指示在各文教站懸掛，可是他們却「冷藏」起來，嚴重的打擊和影響支部的招生工作。(九)這批人公然在幼兒教導會議上，指責黨中央亂扣帽子，企圖投下分裂的種子，來混亂和離心其他文教站。(十)浪費公款，無謂的買了整箱的粉筆和整打的原子筆，這是企圖在經濟上玩弄支部。基於以上的事實；支部工委會唯一的辦法就是解除以上五人在支部幼兒班教導等職位，以免黨和支部的活動遭受阻礙和打擊！

社陳小坡區工委會啓

1966年8月23日

(接第九版)

」去尋找救命草，以使用以指責左翼正確路線和掩飾他們自己的錯誤。老實說，右傾機會主義者沒有資格來討論反右鬥爭的方法的。

### (三) 怎樣防止右傾機會主義復辟

儘管右傾機會主義在敵人的鼓動下，一個時期侵佔了左翼的領導陣地，但是，在廣大左翼幹部及群眾的堅決鬥爭下，右傾機會主義已經日益被孤立了。馬來亞的左翼運動已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反帝鬥爭將更邁開大步，向前挺進。

毫無疑問，右傾機會主義是沒有前途的，它將與反動派一樣，被左翼群眾所埋葬！然而，重視反右傾機會主義的每一個鬥爭是有必要的。必須指出，敵人代理人並沒有死心，他們仍然進行個別拉攏，繼續進行搗亂。因此，我們必須提高警惕，加強團結，並把反右鬥爭進行到底。

爲了肅清右傾機會主義、爲了防止右傾機會主義的復辟，我們必須儘一切可能克服主觀上的弱點，並且重視以下幾點：

1. 進行自覺的學習，長期地展開思想鬥爭。學習是一件長期的工作，我們必須學習我國的歷史、國際反帝鬥爭的經驗，而且必須是自覺地進行，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不斷地提高我們的思想認識。同時，在學習的過程中，必須不斷進行思想鬥爭，思想的改造是長期的，只有不斷的長期的進行思想鬥爭，我們才能剷除右傾思想的根子，才能防止右傾機會主義的復辟。我們必須認識到，在社會經濟制度改變之後，舊社會經濟基礎上產生的舊思想仍然會殘留下來一個時期，何況我們現在還在進行反帝鬥爭，現實的醜惡社會制度還沒有改變呢。

在進行思想鬥爭的時刻，掌握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是非常重要的。過去沒有充份發揮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效能，感情用事等等惡劣現象，再也不應讓它們殘留下來了！

2. 突出正確的政治思想教育。不突出政治、不進行思想工作，是事務主義的表現，這不僅不能引導群眾展開鬥爭，而且是大開方便之門，讓右傾機會主義乘虛而入。我們必須不斷提高幹事及群眾的思想認識，促使他們研究每一次政治的重大課題。同時，還必須發揮人人做思想工作的好風氣，只有政治掛帥、思想領先，一切工作才不會迷失方向，一切鬥爭才能搞得好！

3. 理論結合實踐。我們有了正確的理論和路線，就必須進一步貫徹到實踐和行動中去，只有這樣，才能進一步豐富我們的理論，和徹底剷除右傾機會主義。我們過去所展開的議會外群眾鬥爭，如幾次的反美遊行，已經狠狠地攔了那些右傾機會主義者一巴掌，使他們那套理論完全站不住腳，並大大地提高幹事們及群眾的政治覺悟。

今後，我們必須進一步做好議會外的群眾工作，必須堅持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的精神，使正確鬥爭路線發揚光大。

### 結語

思想分歧，是左翼運動發展不可避免的產物。右傾機會主義的泛濫，在一定程度上危害了我們的鬥爭，但它也成爲了廣大群眾的反面教員。經過了一連串的思想鬥爭，廣大幹部的思想提高了，鬥爭也在新的更高的基礎上展開了，我們掌握了事物的發展規律，把壞事變成了好事。

讓我們吸取反右鬥爭的寶貴經驗，繼續把思想鬥爭進行到底！

讓我們高舉反帝反右傾機會主義大旗，奮勇前進！

## ★ 黨內動態 ★

### 「二反運動」深入開展

黨西區各支部在西區組織委員會的領導下在八月及九月展開了深入的檢討工作。這項檢討是「二反運動」中的重要項目，目的在於反掉右傾機會主義及自由散漫作風。這項檢討目前已大體完成，各支部同志都在檢討中，批判了右傾機會主義思想，譴責少數敵人代理人及叛黨份子，決心革除殘留在支部內的自由散漫作風，和全力支持黨中央的正確路線和政策。

目前，西區各支部幹事繼續在西區干訓班的安排下，展開有計劃的學習，並曾在九月廿五日舉行了「我們要與右傾機會主義劃清界綫」的辯論會。

### 東、北、南區動態

黨東區組織委員會經過詳細研究之後，已制定下半年工作計劃。除了配合黨中央的各項工作外，區委已提出下列工作中心：「搞好區支聯系、提高正確思想認識、加強各級組織」，並且還成立了區干訓班小組，推動區內的幹事學習。

北區組織委員會已決定在十月九日舉行辯論會，題目是：「左翼路線的分歧是思想問題」。

南區各支部，在黨中宣的推動下，已經分成兩組，展開有計劃的集體學習。

### 中組推動黨內改選工作

黨中組會目前已發出指示，促各支部在今年十一月之前，完成支部執委會的改選工作，以便進行黨中央的改選。

黨的改選工作，由於受到反動派的鎮壓及敵人代理人在黨內的分裂活動，以致被展延。毫無疑問，通過即將到來的改選，黨的組織將進一步獲得加強。

### 中宣動態

黨中宣依下半年工作計劃，將於十月底展開全島各區的宣教活動調查研究。中宣已定於本月九日召開各團體宣教會議，共同研究如何推動這項調查，並討論左翼當前宣教活動的問題。

黨中宣已通知各支部在十月十五日前，對學習鬥爭路線運動作出總結。據悉，黨中宣亦計劃召開全黨幹事大會，總結學習運動的心得云。

全黨性演講比賽已訂於十月卅日舉行，題目是「怎樣做好一個好幹事。」

### ● 更正 ●

(一)黨訊十六期「從右傾機會主義的哲學基礎談起」一文，其中有一段小標題爲「右傾與歷史上一般左傾的共同基礎」(第十版第二欄至第十三版第一欄)，該小段文字談到歷史上的「左」傾冒險主義與右傾機會主義的「共同基礎」，由於文字不清晰，引証不足於說明和解決當前左派運動內部所面對的主要問題，加以目前右傾機會主義者正在高喊「反對右傾也反對左傾」來誤導群眾，因此，我們決定將該段文字從原文中刪去。

(二)黨訊第十六期登載的西區組織委員會告幹事書，其中第十一版第二欄第四段第四行：「向右轉，但他們又不甘自我暴露他們已向右傾」應改爲：「但他們又不甘自我暴露，硬要偽裝左派。」